李中麓閒居集

墓誌

醫學訓科董君墓誌銘

嘉靖戊子大比予待試省下萊蕪吏人董廷金者偶以公務來會久之相與款洽見其年少而老於事有辯口而無機心竊自念曰此非異質得之天成是必速肖本之家訓耶廷金曰吾父教吾以立心伯父教吾以制行而吾父伯父之

心行咸足為鄉人法矧吾子姪輩敢不若其訓哉癸巳冬予以户部主事差徐取道萊蕪廷金聞之來候因拜於其家二翁俱長厚君子而諸子弟悉如廷金云及辛丑予以自陳罷歸廷金越境來唁予首訊之曰二翁咸慶耶曰父強健勝常伯父於今六月十八日亡矣予聞之喜而悲俯而嘆曰嗟乎二翁世稱二難今固失其一耶廷金還予郊送之若有乞者而竟不言意必墓文耳以為不專誠也嘗必復來越數月果具

狀加幣甸匐予庭下揖而進之乃載拜請曰伯父將以十一月二十日葬於城南五里祖營次而誌文未有所屬也不肖辱交遊門下十三四年寒門事知十之八九海內號稱雄於文如先生者百無一二竊願有述也予曰文誠不佳然交久知深宜莫如予者乃可其請返其幣按來狀并所嘗聞于人者誌銘而歸之誌曰董君諱敬字克恭世為萊蕪人任醫學訓科祖良父信母黄氏生君君生而有智慧識者見之逆知其

必克厥家而克厥宗也年十九弟讓年十五讓廷金父也即指天日誓曰願白首不異居所不同心者有如此日既壯力於農事深耕淺種早作晚休自奉儉素而待賓客則極豐腆又能伸縮時直百穀出入率有羨息薄積厚施親黨友朋常蒙其庇與人有所訂約期必踐之有茂德而家計日裕子弟多且尚禮董氏由此大振君雖為訓科非其好也喜靜習為老子養生學嘉靖乙未致醫學事不問但曰人稱我為老莊科

足矣族之輩也諸子弟環侍乞遺言君曰弟友愛我汝輩又善事我人生樂事已極我死無憾何遺言之有繼今惟同居似吾老弟兄可也人家猶之於火火分而勢必微諺謂衆人為一火幸勿分火而索吾家也又曰弟高年宜閒居善攝家事只可總其大者餘悉汝輩綜理之田產園廬債簿門鑰朗朗分析乃長逝自少至老不私一錢無墮行無謾語嗚呼古之所謂全人非耶公生於成化丁酉二月十三日追殁得年六

十有五娶劉氏一子一女子廷相監生女名良臻妾王氏亦生一子一女子廷孝女名妙佛銘曰嬴城之南汶水縈盤龍山稚峙峰巒巉巖鍾靈翕粹內有古阡惟是古阡哲人藏焉哲人之生世人稱賢哲人之沒世人哀憐泚筆銘之百世不遷嗚呼嗚呼有如此水與山

四川按察司副使前吏部文選司郎中函山劉先生墓誌銘

函山劉先生者諱天民字希尹濟之歷城人城

南二十里有函山因以為號焉世係穆玄菴志
其父墓詳矣此不更及祖璟以監生任鞏縣丞
父緒以舉人任高邑知縣母張氏妊十二月而
生先生生八日母疾無乳庶祖母章氏棄其子
六郎及瘦郎獨乳之蓋預識其子之夭而先生
之才且顯也不然舍二子而育一孫割已愛而
重他嗣豈人情哉劉族稱章之賢迄今衆口一
辭云先生三歲父夢一老人云爾惟此子良既
而多男皆死始信夢之有徵六歲病瘖延綿至

九歲遇一媼以針刺十指愈出就外傅日記千百字弘治乙卯父畢業太學携之讀書京邸即通經史兼諸子百家言文筆滚滚命之題頃刻成篇十五歲遊郡庠提學陳矩菴一見奇之每令侍食於側慈父之視其愛子不是過矣正德丁卯鄉試中式戊辰從父會試同下第父就選授之高邑未幾母卒己巳扶輿櫬還葬哀痛之聲行道為之心戚甲戌第進士聞父病乞終養未至高邑先一日已卒先生形容摧毀幾不能

存活丁丑二月起復除户部福建司主事五月調吏部文選司主事本部用人慎重非久試不調調亦不即文選先生夆實相附名出人士前久矣故其調速而美非他人可方云到司即著讀選便覽四卷雖有益吏治但時不能行巳卯諫止　武皇巡幸罰跽五日　廷笞三十庚辰三年考滿階承德郎贈父如其官母為安人辛巳　今上踐祚其存　先朝以諫罪者俱陞俸一級先生首與焉嘉靖壬午陞本司署員外郎

癸未六年考滿實授員外郎階奉議大夫八月
陞稽勳司署郎中薛君采方在考功文章得名
時有省中二彥之稱甲申七月泣諫大禮復
廷杖三十郎中余覓調文選未幾任論戍人以
為余能吏也難乎其繼公雖可但新繫蒙釋恐
不得調已而文選命下京中無識不識咸稱慶
云先生感激知遇大推小補秉公竭誠剔滯援
淹登良黜劣遠近聞風興動余在文選後先生
十餘年慕先達之行事尋舊緒之茫然往往于

故牘中見其批駁遺墨猶足以知其政也老吏
候選者咸言嘉靖初年先生之敏夏虞中之執
皆文選出色者大抵頼　聖天子新政臣下凡
有注措易為之力且有光耀爲給事中陳姓者
素短先生因著補衣見部先生斥之乃假以進
君子退小人為名上疏指摘先生乃對品調壽
州知州給事中趙漢等御史戴金等入上章論救
不報凡京職外謫者失志惶慚出門多以服紗
自蔽先生之行也路出故部適值驗封大黙吏

人數千咸集焉有識之者曰此吾恩主無罪左遷者衆乃擁之馬不得行先生擲眼紗於地曰吾無愧於衙門此物何用縉紳憐其去郊外餞送三日始已抵州屬歲饑歉乃禳災賑乏通商惠工撫字勤勞民無菜色撫按交章論薦一十四次然鋤強植弱不聽請託州之大姓及士夫不無一二怨讟人言先生之出也名目甚正惜作有司不及前耳嗚呼是得無遺論哉文選乃恩怨之府而是非之海也崇秩華階橫飛直上

人無得而議及之一經蹉跌鮮有能自振者况
先生謫後太臣相繼策免者太半知己去而譬
者求泥途晚收門外天涯自古爲然在今日則
吏部尤甚耳戊子十一月陞南京宗人府經歷
己丑九月陞南京刑部廣西司郎中庚寅四月
陞河南按察司副使分巡大梁時　上命刑部
錦衣衞審河南獄囚重刑者一千五百餘人得
乎反者幾七百人先生之力爲多退而語人曰
吾之遺子孫者只此足矣河南訟獄之繁大梁

為聶先生一訊無不輸服孟有涯嘗云不意風流逸吏乃有此霹靂手憲度之清三五十年來僅見此耳有涯不輕易許可者先生亦自況曰吾能使公署無一事屬吏無一錢惜不得按察使做耳先生時有盛名而遽發此言後果終於此官豈其讖也抑數歟未幾為胡御史所論壬辰五月以才力不及改四川去沐之日士民號泣攀留車不能發日夕繞得出郭才力不及者果若是耶甲午有聲其屈者將處以按察使

當事者以改調未久難之余曰應元忠其例齊
瑞卿其缺也人孰得而非之終不見從止陪推
陜西參政將復騰別缺正推而考語適至乃有
官蜀猶官壽州之說乙未考察遂以冠帶閒住
先生聞之聊不為動已而遇　恩詔致仕日集
賓友徜徉山水間東山之興不減安石而識者
爲蜀望薄用亦比之安石云嗚呼先生在蜀席猶未
暖乃兩以進　賀表上京果有貪跡當在何時
余嘗反詰者之言曰官蜀猶壽觀蜀則亦知壽

矣一日會于酒筵趙席執余手問曰君善聚書書解有幾種數耶余曰三十餘種且戲之曰先生方以聲詩種名問此何為無亦蔡傳外有可復取者乎先生曰吾以治書發身童時曾著禹貢圖迴洪範解疑等論病舉業之拘也近更有論說古解川中亦多見之余曰國制禁舉者蔡氏與漢疏并行不知疏發何時漢之訓詁宋之講解以今觀之殆猶以鬼載魂以影隨形均不可缺者只以宋論之東坡失之簡少頴失之

繇陳上舍失之碎其他各有得失在印之吾心耳先生曰元不有金仁山王耕野吳草廬耶余曰分章無踰於金氏小斷細解王吳二氏亦多含者三氏之失抑又多於宋儒先生曰吾意亦如此李緩聲勿令人聞之因陋守殘者必咤異將并忌之矣以說經猶恐觸忤時忌然而卒不免爲雖作釣魚人亦在風波內矣仕路真嶮難哉先生家居七年至辛丑巡撫李谷平上章論薦才堪起用　命未下而先生無病卒先是五六

月間先生以書速余曰蓮事將罷幸同為採蓮之舉余初放歸倦於出遊邑有詞社招之將亦俯入然嘉會難同先生不果來余亦不果往庸詎知後無更見期耶異時復至湖上鳥聲鳴喚湖水平瀅風景不殊而先生不可作矣將泫然下淚求如壬辰年秉月泛舟浩歌豪飲寧可再得乎生才實難當其盛年不能及時柄用而又宛然以死也勿論其他只前後在吏部余所交與者如深默菴高蘇門左石臯羅浯溪李方泉

及先生五六輩固各極一時之選也今殆凋零盡矣傷哉傷哉先生天性孝友㡳祖母章致感其養育恩特為之服喪三年詩文書翰為當世所推尚晚年為詞曲雜俗兼雅歌者便之蓋雖做金元之音以洩不平亦可見才之優贍無往不宜也自少以至投老有風調善談吐㡳幾手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者黄方伯海亭嘗謂余曰同一事也他人言之或無意味但自函山口出人無不傾聽者矣飲酒多而不廢事次日亦不

病酒每對客自矜曰人謂解酲不可去酒酲之病狀吾平生未知非飲中一福人耶所著有愧菴集刺壽稿遊蜀吟南行稿草蟲吟田間集并前所云禹貢洪範二解先生生於成化丙午夏四月二十七日亥時卒於嘉靖辛丑冬十月十一日辰時葬於明年壬寅三月初十日域西五里原娶陳氏封安人子三人長浦府學生娶諸府長史梁默菴第三女次潼聘直隸保定府知府陳近山第三女次沆聘廣西道御史趙崇泉

第二女女三人長嫁戶部尚書邊華泉第二子習次未許聘次許聘陝西叅政李晉卿長子四知副室三人丁氏育洸及長女第三女魏氏早歿育瀾及第二女盧氏育潼銘曰生無遺行死有餘才負經濟而迯於詩酒善談笑而不雜乎詼諧官二十年豈云阨塞壽五十六不謂之夭継文已行世名且不厭佳城之東灤源突湧佳城之西奎山崔嵬植而有木封而為臺恍見朱衣白馬若往若來天與先生可謂善而福之哉

者加培矣彼造誣罵言以排擠先生何為者哉

封孺人李妻路氏墓志銘

孺人者李湖南秉彝之配也世為章丘人父名遵毋邢氏孺人生而婉孌沉慧年及笄乃嫁湖南以望族而歸名門人以為李得婦而路得婿也湖既後內政積漸有條湖南為學官弟子攻文餚行者籍籍負時名人又以為路能婦而李能婿也孺人事翁姑以孝敬聞姑宋氏治家嚴肅男女奴僕無不悚然畏也孺人顧能得其歡

心雖曰婦也姑視之如其愛女云孺人待奴僕亦甚嚴然而有恩後使之各當其才婦之善肖其姑者東丠莫孺人若也湖南學博而舉業純暢每提學歲試輙首諸生顧困于塲屋不得一登薦録吾章去省城僅百里落第歸來時多中末前後餘熱猶存流塵滿面必厭氣阻體倦神疲若內不得人往往有因羞致怒厲聲大鬧打損器具者孺人于湖南之抱屈週也每預造美酒食俟之抵家即盥其面慰其勞且寬解之曰

君不見塌翼之鳥乎不迴旋數次豈能戾天又不見松栢之伏於磐石者乎非積久側出不得干霄人特患無捎風之翮後凋之材耳橫飛直上各有其時豈有侶燕雀雜藤蘿窮瘁終其身者哉然湖南竟不售乃貢入太學孺人居鄉兼理農事蚕春麥秋悉獲其利至於西成則又倍爲雖湖南業儒而明農其在家亦不是過也自孺人之歸李氏家計漸豐蓋與日俱積云湖南判趙州孺人從之趙州得專外政殊無內顧憂

湖南知縣安陽孺人從之安陽通判開封從之
開封其無憂府猶之縣縣猶之州也湖南在趙
三年考最　勅進徵仕郎父亦贈徵仕母妻俱
贈封孺人孺人受封後一日珠冠袍帶笑謂湖
南曰向以不第為戚其第者豈皆生封死贈耶
長子為承次子為儒孺人數進而教之曰承以
事人儒以需用業不同而成於勤則同二子受
命唯謹諺有之蘆蔓上不結瓜菽根下不產麻
言種類各別也信哉信哉孺人恤孤濟困由戚

及疎不惜財不遺餘力性喜儉素衣非經三四
澣不去身麻縷絲枲手自織染終歲無間歇期
嗚呼女生而有不字者矣字而有不能相其夫
育其子者矣育子而有不能教者矣生齒繁多歲
當饑饉貧者十女而九焉仕途巇嶮官易摧折
三年無過因夫而貴者千百女無一焉世可慨
也孺人婦道母儀兼而有之既富且貴享年六
十有二蓋又萬千中僅見者也死復何憾死復
何憾孺人以成化十六年庚子六月初二日生

於城中路氏宅至嘉靖二十年辛丑五月初一
日卒於城西箭家莊次年壬寅二月二十一日
塟於莊東祖塋次子二長曰英布政司承差娶
張氏妾柴氏次曰葟縣學生娶王氏妾于氏女
三長適縣學生劉尚義次適徐一貫次適太學
生宋璦林孫男二曰添喜曰添丁俱英妾柴出
孫女二曰思媚葟妾于出曰思莊英妻張出既
志以詩其生復銘以祭其死曰廣原田田兮平
而方嘉禾油油兮美而良淑媛去去兮穴而藏

子孫繼繼繩繩兮吉而慶蕃而昌

中順大夫彰德府知府王公合葬墓志銘

王公諱旒字成玉別號悔齋其上世棗強人也元末花軍稱亂六祖諱祿者避兵走濟陽遂占籍三鄉四傳而至父京以公貴贈徵仕郎母汪氏贈孺人生五子公第三四子皆爲農獨公業儒學易於黃進士廷獻苦誦精研雖暑夜必露坐張燈蚊蚋遶前不輟也章丘劉繡江[illegible]展謁廷獻見其門徒年皆[illegible]妙且多丰姿秀[illegible]

者以論語令君子文三仕已無喜慍色試之公
文先成自開端以至終結一氣充貫辭節體而
意含渾正中題旨練江乃大加欣賞許以女妻
之弘治甲子公年二十三遂舉于鄉明年劉氏
歸焉奉翁姑極孝處妯娌能和待奴僕嚴而有
恩三妹屬續出嫁咸取華衣首飾助之聊不見
悋色撓容十產皆男十男皆夭每自念曰子出
於母多數勸公廣置側室公拒而不聽乃自為
之娶董氏女而處之情猶姊妹然嘉靖癸未公

登進士第孫大卒已數年矣無對隨嫁婢子輒太息曰吾以二朝秋舉六試春官從事典籍積二十年以爲老蠹魚終於拓落今叨甲第之榮望結髮妻顧不得以一見耶時伴燈火而望成者何在痛哉痛哉曩年痛哉試政都察院除授行人司行人以公差時過續江門稱謝公固不替本續江能識士於未遇亦進士中之有法眼者歟行人三年人悉望其有科道之選乃上陞本司司副公歎科不自文文執古不騖趨

承權貴人其不與選有以也司副二年稍遷刑部福建司署員外郎乃取比部柗議條例全文及王端毅駁稿三書時時抱而讀之及臨事猶問之吏人或告之云柗欲情節聮比而重在議頭且於外省文移繁簡迥別雖府推知縣入部者猶必習而後知刻公以行人司進者乎但聚牘案卷四五宗逐一詳觀有齟齬處更請之老司長無不了了者公如言不旬日刑名雖未過人有及人者矣尋陞河南司郎中丁封孺人繼

母憂服除復補本部貴州司郎中適吏部渭厓霍翁送問二監生文字雷同者乃一援例在堂上一歲貢在堂下自上覷下得便私抄公惟量情呈報渭翁必欲兼黜之公即往而面議曰援例者固可惡而歲貢何罪耶由是咸從末減援例者止選之遠方而已既而推陞永平府知府蒞任後遇一人道遮持狀稱說同鄉二人一不知何往公曰往則終歸何用陳告耶得非置之死所終恐暴露故先為之地耶遂收訊之果圖

財致命者一府聞之無不驚服巡按御史在真定調審重囚而永平惟一囚當刑同官皆勸之曰千里奔走為此一人不如本地刑之便公竟往而因亦以涉疑得釋因以私請不遂巡按意被劾改調河南彰德府瀕行猶出俸金購民地以廣學舍百姓哭送數百里不絕公之為政補偏救弊因陋就簡常過於誠而失之厚一時雖無赫赫之聲然誠則明生焉厚則恩溥焉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民能不父母之思而神明之懷

耶人有恒言過後思君子不其信然矣乎至彰
德百廢俱舉近而　宗室遠而窮鄉無不得其
懽心臺賢屢有旌書值　聖駕南巡以失　朝
叅罷免抵家抱膝養高見客不冠不帶出門亦
不乘車馬或謂之曰服以辨等威禮大夫不徒
行公何若是節儉而答之曰吾以布素致位金
紫幸蒙　恩返初服舍車而徒吾自甘之何以
冠帶車馬為公平生儉於自奉而豐於欵客短
於治產而長於濟人薄於取名而厚於倫理舉

華文詞體裁平實不炫纖巧與人交遊久而不
渝雖仕路未究厥施其所存已足不朽於世矣
以嘉靖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葬於城西三
里原與孺人合爲繼娶李氏封孺人妾董氏子
二長崇直庠生孺人劉出娶省祭官鄭某女次
崇恩監生李出娶給事中戴夢桂女孫男一名
潤孫女一俱崇直出銘曰王公殁於嘉靖庚子
生於成化壬寅孺人殁於正德辛巳生於弘治
戊申一享五十九年陰平之運一當三十四回

全盛之春生而相敬如賓殁而佳兆同堙以返
其真以棲其神以昌其嗣人

資善大夫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五經博士

西橋劉公墓志銘

嘉靖歲己丑余舉進士時新進者率求鄉之先
達一人以自託為禮節隆殺諮訪而後行廣高
不失人而卑不失己若交結多者則又謂之鑽
刺攸論厭薄之時東方宦遊京師者三十餘人
公論獨推西橋劉公因造其廬識焉公不以不

自業總筮仕即得教益弘多余好購書公曰四十年前亦有此病余好辭章公曰三十前亦有此病兩事今更有同者殆同病相憐矣余好談朝家故實公曰二十年前亦有此好然不為病也制度沿革兵火變動每會及之移日竟夜未嘗倦歇余既又窮經學講時務公大喜曰十年來方究心於是窮經致用以經術而飾吏治古之人皆然惜今人學多支漫不從頂顱上做工耳凡漢註宋解合者取之異者置之兼之以

邊備河防茶塩馬政自身心通之務求揔貫余
蒸蒸焉日有長進而公病歸矣公學業久成特
因余之漸變而後語之其功德余者何如也但
余好茶而公好酒固兩不入然交相警戒不少
假借此則人不及知者越數載余官亦罷竊意
余鄉去公家止二百餘里疾馳之驛亦日可至
當拜其庭讀其書問學有格格求融處將以詳
問也奈何天不憖遺公遽溘捐矣余抵家多疾
尚未走弔會其婿趙㟪持翟青石狀來徵志銘

爲青石以文擅場名家久矣狀甚佳頗卽移爲
志文奚不可者况青萊文之藪也何必遠索旁
郡耶趙曰公遺言也嗚呼嗚呼余不以失位爲
戚而以歸得會公爲幸公既不留寧不滋余之
悲而傷知已之難逢也仕路徵逐今就閒適時
取舊書覩之覺有新得譬之戲子罷場洗去脂
粉再一照鏡始見本來面目矣抑又不得與公
辯駁同異余來何暮而公去何太速也自念無
可致交情於一死一生之間者惟志銘可效力

爲刻有遺言焉不敢以不能文辭志曰公劉氏
諱鈗字汝中別號西橋青州壽光縣洋河里人
高祖良佐曾祖讓隱德弗仕俱贈光祿大夫
柱國太子太保户部尚書兼　謹身殿大學士
祖昺號松溪性篤書史雖白首不釋卷而麗爵
神翰鎮壓時輩人或勸之用世不為荅屢徵亦
不起受封如高曾祖官父翊號古直謚文和第
進士累官特進光祿大夫　柱國太子太保户
部尚書兼　謹身殿大學士歷任四十餘年

廟堂啓沃盡忠誠豐功茂實天下陰受其福載在國史不能殫述前母張氏贈一品夫人母馬氏封一品夫人自高祖妣而下俱得贈如兩母云公生而聰穎七歲能默誦詩書兼喻大旨見舍驛所懸文詞一覽輙不忘善識奇古字與客相難無出上之者客咸以神童呼之名聞遠邇成化癸卯　憲廟念文和在東朝講讀功特官一子爲中書舍人文和子六長鈁以廕授禮部司務次鉉疾不克任次鎡舉人公行四時甫八

歲吏部乃以應命文和具辭慄怛幼子不堪供
職　國恩不敢濫叨　憲廟召至文華後殿見
公起拜禮如成人問及古今事能朗朗陳說大
意又善屬對作詩　聖心嘉愛盡見天顏命即
出拜職恐牙牌傷損以銀易之嗣後不時召見
門殿深邃非人相之未能自行時楊邃菴先授
中書朝引之入暮將之出方欲交授徒彈碁
酌酒動為所妨邃老每手之太息曰此壺累我
此壺累我甲午文和致政乞　恩帶公迴籍開

居得肆力於篇簡年十四五諸經子史殆將遍
矣弘治庚戌三月文和一疾不起公每哭幾頓
絶喪葬酌取厚終禮及文公家禮家禮儀節行
之弔者送者靡不健仰壬子服闋適當鄉薦公
舉業精壯欲辭癃就試諸監司遂群各郡儒生
糊名試之開卷公為第一諸司悉以解首屬望
急欲奏請助成厥美冢宰尹老方謝政家居與
公為通家屢進而止之曰若子文藝何但掇取
巍科　憲廟之恩不可孤負例無既登仕版復

應科目者竟如言旋返甲寅始赴部除原職時兄鈁爲刑部員外郎姪澄甫監察御史公與同居事兄如父視姪猶子薦紳咸稱美之公性不喜華且以門第發身惟恐人以貴驕公子加之如戴新烏帽則者潄素袍不則穿隔歲韡同列有先至公署者每相謂曰劉省長來上新則中舊中新則下舊中下俱新則上舊已而果然衆乃大驚問之即以他辭對公亦不疑其爲譏也然敬之者日甚一日矣雖涉有意作之不已遂

成聖賢而不以此養德名世耶戊午賞詔南
直隸山東壬戌歷俸九年吏部上其考陞大理
寺右寺副仍掌中書事關中李獻吉汝陽何仲
默方與諸善詩者結社游公亦與焉後識者曰
李詩椎放而失之亢何温雅而失之方公雖才
不逮二子然以平實勝而其出不窮均之為一
時之善鳴者也母夫人春秋既高欲援例終養
兄弟數人於例不合疏上不得請晝夜憂思致
病特蒙　俞旨養病而東奉侍慈闈承顏悅色

稍有不愉必具衣冠肅立于旁候霽解乃敢退
正德改元逆瑾擅弄威福凡京官養病不即赴
部者勒令致仕公本托疾養親遂照例致仕甚
喜董郡守聞公行誼以禮敦請為鄉飲正賓公
曰吾年二十有八以何行而賓於鄉董守曰年
甫壯而勇于退行何加焉催使旁午不得已一
往後則削迹矣丁卯春母疾忽作公迎醫市藥
食寢俱廢及長逝哀慟一如喪文和葬送亦即
如文和禮云庚午瑾誅李西涯首薦公才可大

用張逖撫繼薦之奉欽依行所司以禮催促就
道辛未復任壬申陞尚寶司司丞是年楊石齋
薦公改管制勅早晚代草務上廣德意下盡人
情經國庇民事關大體者刋落游辭泛語的的
王言每進奏稿　上必賞歎倚注日深太夫人
葬日東藩寇兵雲擾暫厝淺土中甲戌比例改
葬蒙　恩遣官諭祭開壙與文和合爲丁丑陞
本司卿加四品服色改誥勅房公素長於辭命
制作悉稱　上意錫之誥命其制辭總美辭云

武宗北狩迴勞內閣諸臣公受賜如數己卯
宸濠平賜斗牛衣一襲銀牌一面庚辰 上駐
蹕通州從諸閣臣賜公飛魚職事衣一襲嘉靖
壬午龍飛改元推選大臣端謹老成譽望素著
者數人代祭天下海嶽川瀆公得分祀東海是
歲纂修 武宗實錄越四載乙酉書成以公有
謄校之功陞太常寺少卿加三品服色掌誥如
故丁亥言官奏擧文和乃 先朝輔臣功業茂
著前子如太常職掌制誥垂四十餘年父子文

劾勳勞比照昌邑太保黃公三原太保王公事
例求廢建祠祀享俯荷　宸眷特賜文和祠曰
崇賢命翰林撰諭祭文略曰三朝元老一代名
儒忠耕於國孝表於鄉令有司春秋致祭著爲
令甲茲非一門忠誠默通神明上達　聖皇何
以致是耶戊子以纂修事忤台臣意公亢辭正
色不少隨巽因而請假祭掃實則避而去之耳
台臣亦不之計愛其該洽將欲有所資藉每遇
東人即首問曰劉太常假限將滿何乃不即如

京康熙纂修　恭膺獻皇帝實錄李存菴薦公
為纂修官書成陞俸二級兼翰林院侍書是歲
復修大明會典祀儀成典為校正官祀儀先成
賜表禮二襲花銀二錠辛卯纂修明倫大典亦
為校正官書成賜衣服寶鏹甲午重書　列聖
訓錄并累朝御製文集為校錄官方西樵予告
南歸公往候之見命勗更書繳銀圖書疏公止
之曰大臣不以仕否異心翁又受恩獨隆若林
下有一得之見非此莫達前正統間三楊曾端

之回矣口誦三疏遂斟酌用之圖得不繳及與
錯並原稿來與所誦隻字不差樵翁但遇客即
稱公之善記且云桂見山去時若有如劉者告
之故其圖亦隨之榮歸矣嗚呼公固善記樵翁
之相度一言之善不遺於此亦可見云乙未九
年考滿陞本寺卿兼官如故復錫之誥命制詞
如前美詞云　聖天子朝陵有御製詩煞句用
一康字群臣和者明康惟康庶事康哉之外不
能更道一辭公獨引遺塚存康事或問之則曰

成祖疏拓陵地惟留實康諸三姓塚爲後歷
道其詳并及創造豫備之法如當時親見之者
扈蹕之臣聞者無不屈伏丙申訓錄等書成陞
一品俸二品服級改兼翰林院五經博士命下
懇辭弗允久以職務叢委精神減損遂感脾泄
加以下淋於是四五年之內退疏屢上蒙
温旨諭留是歲冬　皇太子生欽點陝西開讀
公已註門籍不出因具疏辭行言者不知謂公
託疾避　命遂奉旨回籍戊戌九廟成蒙　恩

詔致仕同邑康敏趙公一時俱在林下且爲姻
婭旦夕聚會鄉人榮之丁酉遇　詔存問知縣
楊駿致其辭曰趙公天下之達尊劉公舘閣之
俊彥備米帛羊酒以禮加焉庚子舊疾作經年
轉劇至見賓客未嘗有墮容必具冠束帶如未
病時忽一日晨興盥櫛策杖詣昭賢祠焚香悲
哀頓首告全次日乃就正寢卒公器宇端重德
行優長學實本於家傳才無忝於甲第始於中
書終於鄉秩綸閣近從金紫華階班行日峻寵

遲宥加立朝五十餘年歷官十有一任弘治以來辦事兩房以博知舊典著名者公為首而蘇州劉欽貳為時謂之二劉若古稱孝威孝綽二劉云家故多書至公則又倍力聚之凡聖作賢述山經海志稗官小說石室靈。八無不藏焉有時暴於晴日非三五識字健僕兼浹旬之久盤譜不能盡也與公同姓者吾今文集別置一所共五十餘家他可知矣公能博收約孔孚倩淳范則其勳業文章兼隆並美有以哉嗚呼有以哉

於鄉井善容讓人有鬪爭者以利害曉之俗因
罷爭寡訟處同氣友于之愛不減君陳親屬貧
病不振者無間同宗異姓周給各有等差世之
所謂全人者不過有文有行出則致君處則善
俗而已若公者其人歟公字書酒勁詩文備具
衆體有西橋文集望洋遺稿承恩應制等編行
將刊布於世據狀生於成化十二年丙申八月
卒於嘉靖二十年辛丑四月初二日得年六十
有六配紀氏天津衛都指揮使之孫都指揮舍

人錕之女封淑人朝謁兩宮陪祀蠶室治家勤
儉懿德素聞側室田氏孫氏牛氏子三長涇甫
監生田出也娶萊陽都御史望石李公女次澤
甫牛出也聘昌邑都御史青石翟公女次尚幼
女亦三長適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康敏趙公子
監生畾次適東平長史默菴梁公子監生紹先
俱田出也次適濟南長史尹公子監生調元孫
出也孫男二長士雨聘青州兵部尚書東渚陳
公孫舉人陳夢鶴女次士鏴尚幼孫女二俱幼

以嘉靖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葬公于祖塋洋河之原銘曰劉氏之先豊本繁枝唐宋以上不得而推元多名德以及松溪生當景運抱美懷奇志惟遯世以蓄厥施至於文和遘會逢時決斷大計死生以之嘉謨賛翊功業胙函錫之圖書存之鼎彝我公再繼綸綍攸司克遵往軌不失其馳雄才偉略博學宏詞名與功偕忠本孝移鳳毛龍袞公乎是資吾聞陸宣曰由蔭遺亦有呂申起自門楣擬之於公今古同歸代言視草

生而有為歿也何往鞭霆騎箕洋河祖兆望海
臺西墓名仁孝佳壤穹碑魄之所藏神之所棲
聚靈發祥以昌其來雝音論世考德視此銘辭

山西按察司僉事前監察御史龍溪喬公

合塟墓志銘

夫是墓也女郎之夬淯河之旁塋吾龍溪喬公
而戴孺人同之者也祖墓原在明賢之鄉龍山
之疆已葬孺人而今遷之者也嗣子世孝以祖
墓遠而伏臘難乃謀之龜卜考之禽經弁鼓禮

知陰陽者而定今地公生於成化戊戌九月四
日卒於嘉靖壬寅七月一日孺人生於成化庚
子正月十七日卒於嘉靖辛丑六月十七日遷
而合葬於癸卯八月十二日此其終身大略古
人只書此足矣世後而文繁不論生平有無事
蹟俱託諸能文者爲之志銘以侈觀美公與孺
人有名德懿行可志銘者余雖不能文然有世
契焉忍不志而銘之耶按狀喬氏先世棲霞縣
人也諱大堅者恐元之亂軍兵之乃避地於章

丘今爲章丘人云大堅生明德明德生木邑人
稱竹軒先生正統辛酉中禮魁歷官　鄭府左
長史木生奉先邑人稱松菊先生成化辛卯亦
中禮魁歷官　秦府右長史奉先娶楚氏生公
公生而内顥外秀眉宇疎朗目里分明身材面
部園止如中人而神采煥發有雄萬夫者矣弱
冠娶濟陽戴氏戴乃望族父諱禮由舉人任西
安知縣兄弟後亦有佐縣及爲名諫議者孺人
既歸每新凉入郊數勸公勤學以决進取公或

夜起擕人亦即攬衣與俱照書得火濡筆得水
凡百所需當與不當意自是學業大進翁姑喜曰
人有恒言新納婦書且束吾婦殆一同窓益友
矣性復温和烹調織組事幼所閑習處奴婢嚴
而不刻閫以内咸喜如翁姑云弘治辛酉公仍以
禮經魁多士先是有夢兆三世魁名至此乎始
驗矣然俱第五人且當年年家因建樓名曰三
辛是固事之至奇者也壬戌第進士除行人司
行人以公差過歷下時尹冢宰方謝政閒居遂

望即嘆曰十年前已知其有今日且眼見君家三世人矣差滿選授四川道御史出按兩浙鹽政頗有攬轡埋輪之志鹽場有債事者飛章劾退數人風清巡地望重臺端時值逆璫盜弄威權侵牟鹽利以不副其望降謫太平府教授科條整肅校藝精詳太平之士咸稱之曰真嚴師而具法眼者也及遷鈞州州判流賊勢正猖獗數萬精騎一時俱至城下州乃　宗藩所居民庶而富賊必欲破之以取其有公乃率衆登陴

抵死拒守閲八日始解嚴月餘陞永城知縣兵火之後城隍殘破庫藏空虛將欲修城浚隍苦無以為償工費忽群卒懽呼走報曰城堤掘土得銀多不可言乃往取之共有萬數自是城隍堅深樓櫓嚴壯繕甲整戈操習武事人人有更生之望不復轉而之他矣年餘以才可授繁調轉廬陵知縣縣號健訟難治遂多方詳審两詞不任情單聽有犯者稍從重典鷙行鼠輩往時善於把持操閉者相將而逃之外境縣稱一治

撫按交有薦章縣治與永豐封土相連亂寇蜂起攻掠鄉村破散儲積居民四走無敢攖其鋒都臺洪光檄下屬公勤補乃用計設奇悉就撲滅捷音奏 朝蒙有獎勑銀牌之賜方其未至縣也旱而以風已五六月矣秋禾乾瘁民有憂色視篆後雲如結而雨如注四郊霑足偃禾盡起閭里慶幸而歌曰前在永城天賜銀而城成今在廬陵天賜雨而禾興蓋有德以及人故無往而不天也年餘陞廣德知州尋陞瑞州府同

知專理軍政屢為清軍者倚任以為今之古能
吏也允承委務竭心力逃軍之巧於影射者無
不勾稽解送營云例雖有挨無除免此弊端所
由而起也司府後湖冊籍久將為虛具矣其每
事不苟類如此三年將考績闕白所司已得請
矣會松菊訃音至奔而還家以喪禮自閑久之
漸與人事接服闋上京欲援尹繼祖亭例奏乞
德府長史同年有李孔教者碎其疏且戲之
日君已世鬼又將世官耶公曰向者在道同邑

一時四人繼而一人懷恩相次遷謫只今同鄉猶不扶持當路似有譛毀不如隱遯獺於王孫步塵蹤於賈傅也天部有知而憐其淹背擡陞山西按察司僉事　命下適　國有慶賀事咨臺榜示外寮在京者各具吉服趍　朝公買一多衣雇縫人連夜紉綴因手之太息云尚記正德初年降官將行其原排擠我者遣一悍僕持拜柬索借多衣曰今已無用何不付吾主入翰曳裴耶辛蒙　洪造今復衣多衣索衣者磨滅

久矣天道好還豈非吾章士夫之永鑒哉公取
道田鄉將携家之任孺人獨不可之曰姑年八
袠一喜一懼時也夫往事君婦留事親忠孝各
盡兩不相妨前此歷七任無不從爲整飭内務
時或商晝官政多所補助此則外人不與知者
嫂張氏孀而貧同養於官邸歷四五任情如姊
姒非婦德中之難能者乎公乃獨往山西提督
也種帶管河東道平日長於刑名又歷任歲深
事無巨細莫不迎刃而解州縣吏民有事案下

者或不解行囊即決斷歸矣癸未以母老休致其從兄繼志亦官　崇府長史若補三世之數者詎非奇之又奇哉公既解官乃搆華第市良田囊有俸錢衣餘錦綺而孺人儉素不殊初嫁時夜分而寐明發而興僕輩衣著親自浣補給付不假他人手公得以忘情家事優游林泉放浪詩酒誰之力耶公雖歌童環侍不廢讀書日有日程月有月記文細而事該詩兼蘇黃氣骨共數十卷藏於家嗟嗟學之二十年用之二十年老而佚也

又二十年此成周取士之法不盡其力也而公
以之今之世其周公其周之人歟辛丑之春余
将按劾而東先以書貽之曰自登仕籍故園久
荒雲冷石疾藤交甕牖海鷗不下野鶴見猜不
日歸來詞林雅會能預為置一坐榻乎公復書
唯唯余至家之數日即名入會中每月朔日輪
次設酒各出新作品較進止無者有罰共七八
舉而公病矣六月之會公強赴焉雖行不徒步
喘不續聲與發猶歌一長調徃時悠揚宛轉之

音尚存一二至次月會日不起衆乃聚哭歌于斯哭于斯死生異域欣戚同馳豈不哀哉嗚呼豈不哀哉後人念余初登堂展拜其子孫送於門前曾孫戲於膝下因指顧而笑曰尹老喜見君家三世今更見四世矣省問孺人無恙外遂留飲彌日未幾曾孫上殤公與孺人相繼即世唐之郭令公同居百口二十年無緦麻服古今相傳以爲勝事甫一周歲公家傷者三焉傷後合窆又一周歲矣生聚等於流萍光陰疾如逝水豈不哀哉

嗚呼豈不哀哉公諱倣字希申號龍溪男一名
世彥娶高氏監生能持行肖公孫男一名梓娶
李氏業儒孫女二一適都憲公曾孫洪業一許
聘舉縣知縣子謝佗銘曰礲玄石紀賢跡啓玄
堂埋復壁垂芳聲吐虹氣百千年永無斁

庠生李松石合葬墓志銘

李松石者中麓子同䏲老友也名文慶字吉之
[illegible]旌其所自字松石亦其所自號也其為章丘
人也則高祖李三由冀州徙云徙後生敬敬生

政政生振振生剛剛娶靳氏生二子長文皐次則松石松石娶楚氏繼張氏共三子長伯子娶王氏繼白氏次仲子娶礶俱楚出又次奇子及一女俱張出孫女一仲妻逯出松石生而身輕力健幼時與人角技跌交所至取勝調笑多能接其談吐始則開頦捧腹久之無不長噱絶倒者但性挺而急最不能容讓人時或有所爭執旋即消𧶄盖胷中素不蓄鱗甲初雖憎嫌多口終而怨是用希云中麓子嘗謂之曰鼓游舌而

無他腸負戇氣而有直節以此作考語能心服吾𢾾松石仰而思之巳乃俯而頷之曰君向為司功為長選考人多矣所未盡者乃加之乎我耶真吏部真吏部嗚呼豈誠然哉聊記一時戲語以見其為人之大都耳松石為庠生有聲名善字書試輒優等數入大塲不利未與計偕亦未得為廩生或以為命之使然又以為筆陣雖豪宕但講讀之功踈然而受學於吾先人先人愛之同學於中麓子中麓子資之嘗以劒圖索

題乃為五言一絶歸之憶昔各不偶譬彼雙龍劒吾已遇張華識君須雷煥于時屬望不淺豈意其以儒冠悞身藍褐沒世耶松石不為委瑣之行小廉曲謹非其所長而倫理大關要處有人不可企及者親病即其已病親終如不欲生嘗湯藥𢥞𢙢祈禱厚棺歛作厥𢹂侍疾百日居喪三年不見其有難色惰容忌日齋素哭泣雖病而瀕死不輟平時可知矣敬畏其兄由少而長此心未始或渝族人有苦役不能自白者為之

贊其歷於有司之前務得分豁乃已妻之歿也
哀痛過時猶如初喪中麓子勸之應曰吾年十
九妻亦同吾年而字吾家勤儉貞淑執婦道而
精女工使吾學業有成交友無失非其功而誰
功耶乃三十三歲相棄中年喪妻不幸莫大焉
情結於中是之久痛而不殺也繼而娶張之賢
夫婦相得人皆稱其追念於楚而不以張奪也比
隣吏人李姓者數歲而父遊外鄉二十年後言
旋故廬乃拒而不認且責之曰吾有命而幸生

母因棄而改醮相距五百里不一通問老病無
依而後反本已無父道矣吾何以子為聞者咸
是之松石乃大駭而力闢之曰父子天性也素
以為出亡在外一旦歸來是無父而有父寧不
經見喜出望外者也昔王裒哭父廢蓼莪而不
講壽昌尋母至白首以同歸吏乃感悟遂為父
子如初是松石之厚倫理且有以錫類矣市人
闞祥氷月酒禁僵卧氣將垂絶松石乃扶掖至
家如法治療先温後熱移時始蘇闞後德之不

庵每遇之[illegible]望塵下拜非急於濟物者孰肯活死
命於生人之室耶中菴劉公元之名翀也嘗聚
石為十友其一移置學宮正德中谷太監權傾
中外聞其奇異欲取以為玩堅車力士已頓門
外縛草護石將扛之登車縣主學博莫敢誰何
松石遂率衆遮留揎拳哄鬧此二百年之物豈
可輕動來者氣阻石得不行至今見石者即多
松石之功事雖小小足占膽略倘若出仕必能
負荷重任也松石素頗以才自雄嶽嶽獨立謂

功名可如拾芥豈知昂昂百年而已匆匆過其半也自去歲感寒得汗而愈汗後失調遂成瞽咳延綿至今漸以不支一日集妻子及一姪三甥並諸女眷分付家政取酒徧酌畢然後自酌之曰吾受醫戒絕口不酒今病勢如此復何禁忌覆杯大笑老學究有言三盃酒入腹吾忽忽矣忽忽者酒動而醉狀也言訖氣絕漏下四鼓壽年五十有二實維嘉靖甲辰正月十三日也

陶淵明出妙語於屬纊之時古稱其非涉死生

之際者松石發戲言於永訣之傾亦豈以死生動其心者哉先是中麓子為採春之遊松石疾革恪之不逢乃撫膺太息云吾平生心友不得執手一別面囑後事柰何柰何及歸而馳候之殊沾沾有喜色既又嗚嗚而泣曰蒙君之愛生則有田以糊口死則有木以藏身但君未舉子吾重以為念也又言君之名位不賤知止投閒結亭數椽積書萬卷足以娛樂終其身吾為君家老門客當得登其亭讀其書相與談玄話墨

旁及丹青之藝黃白之術終歸理道如朱陸同
異之辯今不得如願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而已
惟誌銘吾墓周恤吾子此故人之情生前之約也
念之記之言猶在耳松石已瞑目矣嗚呼尚忍
道哉二子將以是年二月二十七日啓楚母之
窆合葬焉楚葬於嘉靖三年迄今二十一年矣
塋在城西南二里許祖父以來葬地也數以志
銘來速中麓子自罷官以為文字扁其堂盖取
身既隱矣焉用文之之意不欲以文名世久矣

祖前約雖背宿逋須償乃志之如右而復銘之如左銘因志成淚隨筆落銘曰南原屹屹馬鬣封山形北拱水潛通孕家雙玉瘞其中有時炫彩如白龍有時吐氣如長虹鬼神呵護此玄宮銘之䜿河上公百千萬年垂無窮

太學生東樓高君墓志銘

先大夫聚徒設教高君㓗在講下與予幼同筆硯長洽盃觴又以親雖遠而居相邇徵逐往來月無虛日疾也候之而憐亡也弔之而痛其子

以藏幽之文見委予方有內人之喪不親鉛槧者三月餘矣其舅氏貳守張梅菴知予哀不能文置酒北山之陽出雲湖胡縣尹所為事狀曰趂此風日晴明山川祛麗助之以揮酒毫端突湧文思以酬宿諾以塞堅請如何予乃登高眺遠感舊悲今不終食而文成以授侍書以遲襄事其文曰君高姓能名次賢其字東樓其號也上世冀之棗強人金季以河沴避地而家章丘始祖欽高祖仁與及曾祖伯岡祖謙生計蒸蒸

爲盛矣傳至父清振之而爲富室子宏早逝以無嗣而抱戚戚戚憂内張氏有娠清乃憂喜相半曰得子萬幸女則不免仍戚戚云君旣誕生父母喜而待旦賓客賀而浹旬歡聲遍溢里中啼音壯聞堂外食牛之氣足徵維熊之夢矣甫八歲失怙哀哭拜送禮如成人時出大言驚其母氏曰兒必撑持門户充拓家緣不至惰墮落人後也衆親疑之其母信之繞入鄉校便能躭書屬對便捷爲文順利見者咸以爲科目中人旣冠

值江提學歲試取為邑庠弟子員次年援例公
移東下君乃太息曰以孤子而讀書待科目毋
孰與養事孰與辨古有輸粟佐邊因而拜爵者
益不可以功名耶遂照例而入國學取友於海
内名士如岳行人倫蘇刑部天民皆其忘年之
友未遇之交也歷事畢日馳歸省母母有疾夜
夜叩拜北辰頂禮稽宇願以身代不憚心勞至
疾巳趣君乃如常事無巨細必禀命行之嘗云
父死從子之文可以經可以權泥古者鮮不得罪

名教兄嫂死而各葬君乃力合之人多以是亟稱之太守楊二檀縣正劉東陵因君之賢知母之教且嘉其貞守題其堂曰慈節兼為慈節堂記云家故饒於財君則又善年息雖籌筭不遺秋毫而施與有如春盎又軀幹魁梧言談敏給整𢫬家政之餘每有彈誦琴書之興世之守錢虜無字碑聞此可以知愧矣選期已過誓不出仕歲時拜賀𨔷階對越祖考仍以儒巾布袍毋乃命之謂選天部官之崇卑地之美惡俱所不

論惟得衣冠以為親美既之　帝都自念上遐
後二十餘年未嘗離母左右奈何以浮世微名
輕自去國違親鬱鬱感疾歸而醫藥無功矣目
其母謂其家曰疾在千里外自分客死幸得復
見七十之母面與舉家永訣子能繼承孫露頭
角生人之事已備死歸之後無憾語未卒氣奄
奄垂絕矣據其生弘治十三年八月二十日殁
於嘉靖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得年四十有八
塋在女郎山新阡去祖塋百步許時則本年十一

一月十三日也配張氏子一名明太學生女二長適袁知府子可久次適劉知縣子闇孫男二必升聘張朝元女必上聘庠生馬以鵬女孫女一許聘李九萬子銘曰孤而能立富而好禮朝也有聞暮也可死一子二孫蕃衍無已銘之金石慰君以此

處士王治祥墓志銘

處士世居新街前後族屬蕃衍邑人咸稱新街王家猶晉之稱烏衣王也祖有名英者由冀州

徙章及大父海父珏家愈裕父為大商年五十
卒長兄又復繼卒次兄業舉四弟方幼家雖未
衰而生計漸索莫矣處士年十八即承之為商
涉歷湖海間他商盈縮或離把捉處士則善識
貨物又善與時消息獲利奉母兼贍其兄嫂弟
姪歲以為常後以母老次兄宦遊不欲仍為遠
商嘗謂所同事者曰營利本為孝養翻以利而
久違離歲一歸省之外惟有飛夢到親闈耳遂
決計還鄉居貨兼明農獲利顧倍於遠商時復

籍以奉母美服食華居處承顏順志又有出乎
服食居處之常者長兄子女恩之無異已出不
但微賂之而已其尤關要者將中衰而支持門
戶恢拓家聲況在青年不其更難能矣乎至於
貧者濟之以財踣者濟之以力人有爭執不下
者數言剖勸無不欣伏和解胷臆不藏鱗甲而
面鄙綽有丰神見者起敬布衣而肩縉紳之貴
先是邑有朱姓者作縣務山被詿誤褫職上京
辯復久依之百費悉為之經理客死後且有羨

金不惟求門德之邑人亦多頌之者閒嘗語予祖兆在城西南五里鋪以扶大塋埋無虛歲今忽及處士陶靖節謂朝為人而暮鬼録不亦深可嘆惜耶次兄以思州府知府將之任處士與之痛哭自分不復合併相別不止今次人頗疑其過痛由是觀之殆亦幾先見而或自知之數予亦避懼其不久人世以外腴而中瘁云耳懼而復為之解嬌凡事商確剝賴失處士則失一手足予雖得無懼但念孝義之人天必壽之又

兄弟盛而予弟才家饒事遂足以寛其心病無由而生自去冬食飲失調因而抱病延至今歲壬子三月三十日卒外賟如舊德不勝命有如是夫夫卒之前予往問之安舒無譫言惟痛其八十餘歲愛子之母託其二十歲讀書之子而已令人傷而泣泣而愈傷瑩期在是歲十一月十八日永訣之言倏爾為往事矣處士諱雲鳳字治祥因次兄號梧岡自稱梧峯從其類也年不稱夭正與父同妻張氏與予之妻兄弟也子二

長梗娶華氏庠生次杞娉馬氏女三長適徐閏次適表明早卒又次許娉楊惟可王乃予母太宜人母家與予姑表而又姻婭交與二十餘年志銘徵予而誰銘尾志後銘曰閭里悽楚門庭號咷親雖情切疎由德招即此可以占素履而為賢豪路側新墳三尺者高雖白楊不復春而長夜不復朝然厥嗣綿延譬之木一本而千條銘之於此聊以續招魂而擬楚騷

豐寶知縣秋潭張公墓志銘

正德庚午先大夫舉於鄉德郡同舉者四人楊孔平最厚而遊最早王仲威姚汝弼厚不及楊秋潭則楊之次而二人之上也比予登仕途水陸必經由早晚必造謁二人與秋潭皆請修謹重今之古君子也惜不及見楊乃後相會愈數相知益深秋潭素善玄學有投予好者簡札往返每月不虛予失位也唁之以文生子也賀之以詩秋潭乃今已矣寧忍不報之以志與銘其子養吉具狀備儀情辭懇切以為兩世相交必

得如其請予方除母服讀父書料理數年文債遂復書送奠勉為志銘以附遞使志曰張公諱廷桂字時芳別號秋潭世居德州曾祖諱賢祖勉父清　王府引禮生娶吳氏生公恐其聲譽不早德器不宏為之延師市書不惜費年十八廩於庠二十餘舉於鄉每以高文伏其儕輩上蔡李公汭陽童公嘗試而奇其才命其子講業門下二子各由甲第發身官至通顯執弟子禮不衰同鄉後進亦多如二子者然公獨不得與甲

第以奉母命早授官就祿養初任葉縣有惠政
得衆心以母憂免歸繼任靈寶值天災流行居
民饑死相枕藉公效汲長孺發倉不由節制不
待報命賑救勤勞監司諒其意不較其專移文
稱獎且命之代賑他方公以事久而熟勤勞遍臧
於前而收救獨多於後馮佐村乃靈寶近地也
黃河清七十餘里遂馳奏於　上蒙有彩幣花
銀之賜監司惡其不先申報徑自奏　聞也假
以他事落其職許松皐冢宰縣人也數對予惜

其寃夫同一專也前則與之後則害之祛災保
民聽其自處猷瑞結　君不欲其獨得耳兩任
河南似乎食祿有方一蹶不起實則籲天無階也
人有知公之政者稱其著書論蒙如馮伉之在
醴泉民稱慈父如房譏之在長葛不事鞭朴如
裴子野之在諸暨戴星出入如巫馬期之在單
父公亦自謂吾惟不生事不愛錢所以得畫簾
寂靜夜枕清穿維不能久綰銅章壘綬然早遂
退閒因以煉白雪黃芽心無外慕身可遐齡冲

舉亦且不難區區一官又何足計其父促也予
曾有書戲之公之居家不倚官勢不害鄉人誠
有賢於人者玄學雖投予之所好妙竅則異乎
予之所聞無亦徒其名而未樂其實歟斯術也
上古聖神身發其事後著為經率皆藏機隱意
未嘗直吐經陳道德陰符參同悟真諸經入道
必不能外者人非仙風道骨之分上智神解之
資不能了一二於千百宜其父為絕學於天下
世有邀徒不達真詮取鉛汞為二氣指臟腑為

五行分心腎為坎离以肝肺為龍虎用神氣為
子母執津液為鉛汞豈知金木同魁之幽微陰
陽互用之奥妙是皆日月失道鉛汞異爐間有
得其旁門者或煉五芽之氣服七輝之光存神
閉息運眉間之思補腦還精習房中之術甚而
妄認丹田火熾海底波澄其去道愈遠矣大抵
以陰煉陰未得金汞返還之道豈能迴陽而換
骨哉故夫大道源流火非金不返金非火不還
採先天未判之陽收混沌未萌之氣洞曉陰陽

深明造化追二氣於黄道會三性於元宫始得
玄珠有象太乙歸爐是乃長生久視之術内外
互相發明者也况内丹乃先天一氣名號真鉛
然此真鉛之名正取意於爐火外丹金母之妙
益知内外合一財法兩全方成大道而升真矣
張伯端曰内通外亦須通意正如此序班康山
公之道友也亦曾言及此手書去未復即報公
捐館矣或更有竒秘予所不及知者羽化而升
仙亦未可料也嵗在嘉靖壬子月建未日則初

十壽止六十有九少一歲不古稀也推其生成
化甲辰寅月望日當熙洽之朝際太平之世仕
為縣宰退為鄉賓人生至此亦可謂有始有卒
者矣公娶劉氏賢德與公相稱子一名養吉庠
生娶王典膳女女一適王知縣子淑曾庠生養
吉奉遺命以舊壠地狹脉盡更卜天時請地師
以庚寅年亥月二十七日葬於新阡在城東十
二里莊銘曰巧於仕宦者一歲或三遷公惟守
其拙未久乃造賴歸來何所營與客日談玄延

壽臨七袠靜修三十年邑民思其政鄉人稱其賢不過而為遇不仙而即仙為公銘其槩于以閟玄泉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謚文敏渭厓霍公墓志銘

渭厓霍公既卒之次日贊善羅洪先編修唐順之趙時春約予同往吊哭盡哀哭既商確後事諸子與璞等即以志銘相托予推讓三子不敢當居數日與璞等稍變重服乘夜詣予旅寓中

請曰先君弘綱大節可孚於人而不愧於天人方倚之重而天遽奪之速所慮身歿名湮行成實晦仰賴以為不朽之盛事者惟志銘而已彼世俗之求之者惟於尊官達人以誇耀耳目顧吾念之此可榮而不可傳惟執事與先君相處有年相信實深又生前獨愛君作以某姓者固齊名然却破碎同鄉中倫黃雖成家惟羅虞臣若讀徹君家書文亦不亞矣今所刻華原子弃提牢辯本及貽十三道書予烏能及哉予為公

門下士文固不敢辭亦不當辭但公素與夏相
有隙其間譏誚之語彈劾之疏欲稍為刪之而
諸子不肯從數次催文竟未及應古有居陶朱
山著書者名為陶朱新錄即以一冊與之中一
段范文正公歿子純仁輩請富文忠公為志
文久不得如請純仁輩疑之呂惠卿正當道文
忠曰讐人尚在位惜吾筆力不足敵汝父讐人
耳且事有當減去者世所謂呂范解讐是已諸
子得書而催使不復至矣今夏相已戮無可忌

諱仍須存忠厚不必直而詳其事亦非曲筆也
但以葬久後時料必有為之文者矣今聊以盡
其心而成其信有時或得見他所為文當必高
出予上文曰霍公諱韜字渭先號兀厓人士有
致書者誤稱渭厓公以為與名字亦有情遂改號
渭厓云傳聞周霍叔之後的傳則自太原徙南
雄由南雄徙南海王考厚一考華俱贈太子太
保禮部尚書祖妣徐氏妣梁氏配歐氏俱贈夫
人繼配鄭氏封夫人公生年十九始就小學以

家原窘逼又鄉鮮才賢讀書最遲不知人間豪
華可欲事竭力養親食僅糊口而衣止周身書
齋內大書居處恭三字坐卧相對庶幾心無外
馳而學有自得他日告君亦惟在是如朱子所
謂正心誠意平生所學惟此四字皆實學也正
德庚午辛未年屢試府縣皆不利尤為府守鄭
琚所抑挫壬申始得備數郡庠癸酉即領鄉薦
第二甲戌會試第一廷試仍置列一甲第一中
書舍人周令倒用官銜印信改而復倒諸老驚

嘆此天數也移居二甲第一時猶未娶以仕非
其時告歸讀書西樵山中丁丑丁父西庄君憂
服闋堅卧不出辛巳今　聖天子御極起為職
方司主事進三劄曰為學曰為治曰六官掌故
一時利弊井然備具真大畢衆略也仍以仕非
其時歸山中君子曰其難進易退有如此者廷
臣執濮議必欲上考　孝宗而毋　昭聖也公
獨闢其非曰人倫不明其何能國南頓濮安天
子與父也風染後世莫之能改又自念身非言

官與禮官也不惟有爊於希世取寵且類手出
位妄言但奏記禮卿及著私論糞其或自反也
然主者衆口一辭堅白難破公乃詳辯爲八後
之文極詆禮官議禮之非大禮表所謂耆大義
以挺爭於前賴　天子神聖又有三四同心之
臣申大經以繼鳴於後而大倫明正議者不復
譁而眛者改觀聽者聳聽矣君子曰其關係萬
古綱常有如此者內閣天子股肱僭而固非度
也故疏止閣臣以擁立功封伯諫議天子耳目

黨而恣非禮也故疏正六科以褻衣而迎旨
君子曰其惜名器而肅威儀有如此者　祖宗
圭田八百萬今半爲戶口日耗冗食日積而河
坊日潰可虞也疏上末之試也哈密屬羇土魯
驕強叢類叵測大同作梗可虞也疏上末之試
也君子曰其識時務而懷先憂有如此者定亂
人之大忠人才國之元氣疏薦王守仁平宸濠
平田州思恩八寨軍功及薦王瓊之政事優長
王九思康海李夢陽之文章古雅君子曰其推

賢讓能有如此者 命為日講官因坐講久廢
辭爲生長南荒復居山藪拘滯鄉音形之札牘
徐徐可能騰之頰舌吃吃難措此其辭辭也君
子曰其能以道自重有如此者已而連上諡法
老臣遺議及捄積弊保 聖躬并翰林內閣舊
制等疏君子曰其一時一刻不忘君忘世有如
此者陞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屢辭不允已丑主
考會試往時群聚傳抄糊封踈漏代錄遺訛簾
外弊革之盡矣士有勤述莊老野史逞博衒奇

者置之勿取變詩喪禮至道微寓特以命題不復拘忌春秋比事碎裂經旨豈可以之試士簾內弊革之盡矣君子曰其每事不苟有如此者擢禮部侍郎辭允尚書五疏辭允將以矯夫世之貪位慕祿者又以明識禮者之心原非有為為之也君子曰其嫌於驟進有如此者庚寅議郊禮力主仍舊合祭援引周禮春秋故典而斥匡衡張譚之非一以 皇祖之訓以合為定禮又言輔臣贊謀禮官職掌言官創議暗諷張

孝及旻三公　聖天子以為㸃自朕心素禮之
難將坐之旌謹㫒賢問譏虛弘度後世帝王所
觧見洛公猶執前議旻又上其私書遂下御史
臺獄因天雨霪赦出之妻鄭歿　諭祭一壇工
部遣官造墳安葬因給假而得恤典懇切辭焉
辭則真辭受則真受若偽為辭讓以沽虛名又
從而受之以得實利是不忠之首也是皆由衷
之語也是歲七月丁丑太夫人憂癸巳服闋連
陞吏部左右侍郎甲午到部上太同事進神箭

及斷定禮義中正等疏以歲貢教授瞿暘為知縣以大學士梁儲子次挹為中書庶手內舉不避親薦議禮豐熈楊慎夏良勝大獄徐文華劉仕唐樞庶手外舉不避讐馮天馭年未三十而選御史知縣張讓迸已數月而陞寺丞君子曰其不拘小節而善用人有如此者署部印維名太宰不能及四司無敢壞一事九卿不能干以私善鑽刺附勢利者遐然遠矣間有一二假公言之者亦峻拒不聽拔淹滯慎舉劾調停內

外職官其尤長也積年條例取而更定之簡便明快可永久遵行該吏輕犯亦必重處君子曰其以文事而兼吏事有如此者榜其門不許接受私書私禮及通受官公朝謝恩私第者彼先銓選先定高下臨時照卷擬官第一等爲司務同知知州通判二等推官知縣三等經歷兵馬州同四則州判縣丞五則序班主簿吏目等卷面明註官銜當堂拆封及發案唱名只循資官級高下不拘考卷等第蓋欲發案與選榜相同也故有考

居三等發案却在二等者外人不知謂有私弊
又疑社班吏得高下其手公一切明示之先又
只看人材貌既聽請託又自亦有私卷猶未完
而官已先定本猶未上而機已早露矣既取材
貌又考器識如文理不通材器何用公惟卷取
可保無私正雜巡歷長差細開等項歷滿頂擬
上選永絕差爭知縣崔廷槐王室各因餽送及
告詞一發中城一與本堂辯駁務得其當仍行
在外有司不許擅差省祭醫生義官陰陽等官

官吏有應駁并送問者先日說堂次日當堂朗誦發遣否則罪坐當該吏惟閣撥本部及錦衣衛自來註撥頂頭銀甚多不下禮兵二部學校儈道舊官等科公惟一切拈閹及痛革頂頭而錦衣吏名十間旁者因醉辱進士陸子明即拘葉良玉等懲創往時難拘拘亦不赴者也三堂全日嘗欲擴大公簡札往復有大公集至是得獨行其志矣書報家鄉有云掌印六月積弊革去十分之七即今內外肅清天下贓汚官吏望

風歛退君子曰一得位即大稗吏治有如此者旻相詰府尹劉淑相邀遊銀山為大不敬意在攻公士夫傳言不但為議郊禮選官不得如蜀又為徽州大尹被淑相所沮犯贓張天衢求寛於汪誠齋公言勿以旻託撓法又驛丞楊許華俱未遂私請盧楩之論廢吉士李充濁之論謹輸胡守忠之論謬舉陳時而王禎謝廷莅之[illegible]拾細故俱各有由皆往事不必求其實惟無禎於公斯已矣　聖諭謂大臣群僚之首各同寅

贊治勿相詆擊惜當時不能仰體之耳君子曰
公之屢必不已有如此者會推南京禮部尚書
諸老皆憑吏部公曰廷推乃與衆共之者必得
資望相應夏桂洲云資望誰復如公以其軋已
擠之遠去耳先與尹相曹邁等講六科道途迴
避及公會聚坐之儀并乘馬衛哭儀仗及屈八
座之尊為之朝服出迎揖讓獻茶每季六部率
以尚書職名赴科註銷公曰稱職名天子禮也
六科非天子也禮部無儋石之儲銷何物也會

疏改正吏禮四司及翰林院皆五品也曾由侍郎自部掌院者文移往來惟在原衙門則不僉名豈以尚書而可職名六科耶居鄉不以治生帖與上司有兢兢集可考而在官獨可異於鄉耶京官三品乘轎制也南北一也北五品以下乘馬南小京堂亦轎餘則加頂而設幔崇卑無別男女不分有戲為對偶破題者欲其有異於群也乃坐之以轎恐其有類於大臣也故加之以頂公即申明禮制奏改揖揮花時祖雲死忠詔

母死節祖妻保孫贈侯東丘賜田營墳秡王繪
等占據悉追還之馬船甲夫通同伴當假稱內
官名色加取析乾銀兩酷害驛遞行兵刑鳳陽
巡撫查華京考外請縣丞李鶴鳴復任給事中
御史郭宗臯有才敏事濟費濫刑嚴考語而祁
冨民過付有詞不可知也已選給事中劉文光
等退出猶以數中知縣劉墊為吏部主事不堪
諫垣而堪吏部且無鈌而添注為郎中楊育秀
復用寫本承差并疏論之以為江西同鄉有私

有無亦不可知但聞輿論稱快耳南都軍民發喪鼓樂前導僧尼相隨大置席觴男女各為一聚以筵宴豐大為美觀以賓戚衆集為富盛雖中人之產亦因費破家至有停久不葬者公以禮禁生得節省死不暴露矣尼僧有外假清修內恣淫慾者女婦入寺禮佛因被姦汚乃如例拆毀改為社學尼許嫁人限三月以後則配作軍妻其五十以上別有處分女婦再不容入寺寺觀應留者留應去者去僧道嚴驗度牒行毫不

許禮收元旦冬至 萬壽聖節行十二拜禮山
呼舞蹈南都止八拜獨非臣子耶何簡禮如此
議其禮與北都同天下同制帛乃郊廟重物行
欽天監擇日百官吉服騎導而送之罪監丞劉
紀乘馬徑衝龍亭香案曩皆置之不問者也開
讀後恤老得霑實惠曩皆視之如無者也堂官
夜輪守門更夫五名已有更鋪乃又有此雇夫
一名之直貧家一日之食也東城地方民尤貧
寂乃再添更鋪五名餘悉革罷進箋以小九卿

不用蜀官重其事也毀六合觀音庵以祀岳武
穆及都督楊能查華光疾樂舞生惟用年力精
壯人物清秀者先收道士張泌瑩十六名後則
呉禎備等守缺勘過華藏寺崇寧庵没官田分
給都御史王大用等以表清節又以出禮入刑
事有當罪者咨呈刑部都察院禁治惟文敏嘗
言南都士習端正權豪悚懾衎頓奔趨禮度肅
雍自來無如今日者真禮部尚[illegible]
君子云云文敏即君子也同鄉[illegible]

天子震怒以為回隱譏訕久之[illegible]
已亥加太子太保北掌詹事府事[illegible]不
宰由有司貪濫有司貪濫由大臣受祿不讓晉
秩不辭溝渠其身徇亂其行奉　旨吏部參看
予告為文選郎將出部因緩之以待代者忽公
至朝房怒言畏勢不覆何以覆任予乃倉皇具
稿為照太子少保乃東朝華選而青幄崇階所
以豫養化原培植元德非奉　特旨不得加授
非有素望不敢濫叨往時大臣有蒙此擢者必

具辭不允然後拜命翟韜先以啓事而辭尚書荷蒙　愈旨暫允所辭以遂雅志舍以尚書而辭少保只宜照常辭謝可也顧乃用意繁多有失辭官之體措辭蠢鄙亦非對上之言蓋雖泛論濫胄而亦竟無所指所辭似宜難允所劾似當免寃日將晡而覆入偶同四司諸公及夏公問及其事因口誦以應之兩公皆撫謝同列問予何以得此予戲荅曰病有表裏俱熱者用雙解散衆大笑曰乃以醫道作文選矣途聞訛言

聖駕春月復南巡有司科派預備供應日不
暇給官民交相擾害即疏請　明旨傳示訛言
立止因劾扈　蹕及送　聖母梓宮官員沿途
受賄屢奉　旨鄉不在行得之何人遂據實回
奏事竟寢而貪夫寒心汗顏多矣欽奉　聖諭
東宮監國有疏極劉切留中獨詔責楊太僕庚
子順天鄉試公子及館賓有應中舉者考官畏
執政大臣不之取訟即上疏指摘録及卷之疵
繆并劾中者納賄事面爭之不肯已既而以一

商走問君多閱前試卷若今卷當置之何地予
曰順天鄉試卷有見有不見請斷自戊午若孫清之
葩麗謝丕之穩當張璿之纖穠張行甫之平正
王江之順暢史道之初塲周光宙有京刻有閩
刻而閩刻者佳物議沸騰每次會試閣其卷不
謄不閱楊維聰有理致有筆力三塲皆優所以
會試前列而廷試狀元周禪之妥貼張惟一七
篇東結有新意而表更可觀二馬俱好但傳言
有代筆之者歐陽瞻之該洽鄭光溥之豐沛慱

而稍不精卷之劣今殆難書諸子俱望進取不在此一時安知廣東不有中者耶蹤入考官必得重罪後有中者畏耶抑應中耶是自塞其路矣錄之美惡卷之高下主司之有意無意悉置之不問可也公得復簡遂碎其疏不果上既而與瑕在故鄉中第九名公已不及見矣自正德末年大臣納汚而不耻庶寮媚勢而自炫公起而廓清障礪之歷官三十年位上卿矣乃身無華服口鮮甘味徽嗜飲節勞而已初則不認毛

澄李時爲座主後則不認三百人爲門生設其言曰多士進矣　天子不用爲私臣哉衆執事豈敢曰士由吾進爲吾門生市私恩乎夷考其行有如身躋九霄之上目攬八極之表直以埵視嵩華涔指沆瀣駕風霆於波蕩聲日月於穹窿千妖百怪咸伏匿而不敢現君子曰公雖不自負而人但見其不可及有如此者東風解凍而蟄震雨水始降而桐華此天地之仁氣也又陽常居盛夏以長養爲事陰常積窮冬空虛不

用之處公之議論過激每每帶殺賊私滿貫則
繳流水無聲或為風石所激則轟礌砰磕鼓而
為淪漣蹙而為波濤公之議論帶殺而過激亦
時事使之然嫩然猶可也若見後日軟滑世界
貪濫腥風其議論又將如之何君子曰滑厓若
在必不至是其身繫天下之重有如此者自筮
仕以至蓋棺疏凡九十上而謝扇謝　御書與
夫吏部題覆不與焉皆有關軍國大體世道大
防者區區是非之辯利害之析沿革之宜又其

餘事也其首明大禮次陳三劄以及首相言官皆時所深諱者也又一疏尤為人所難言當時若得俯從可省民財力數百萬覽其疏者當自得之其序記書傳公移家訓兩廣事宜等作吞吐六經馳驅兩漢用之一家則家道隆用之一國則國勢昌用之天下則天下平至其僞棄周禮禪視象山遠宗孔孟近守程朱道德性命究極精微雖詩律非其所長唐荆川所謂寒山擊壤別有一機而奏疏則庸桂張夏之外少見其

比也集外他刻及未成者又有書解春秋解西漢書程朱訓象山學辯詩註止缺大雅曾以其已成三冊相示一覽即還之公驚訝以為頗費數年心力何以不當君意耶予曰此又為朱註重下一番註也且詩果時代相次耶得其意斯可矣何必定擬其時解者無論漢唐宋儒如王氏摠聞歐陽本義李黃集解錢氏詩說嚴粲詩輯呂東萊讀詩記有高出朱上者有互相發明者古人於詩之山水制度魚蟲草木辯為之釋而

意則欲得之言外故夫虚心活法斷章取義者讀詩之大約也譬諸聞人之言而又轉述於人已不能無訛乃又强定一主意是豈逆志之道哉詩之柄者詩之病也不小序而詩柄焉此世儒之拘見也公是予言不以為忤公雖極蒙寵眷性本恬退常存去志不但告跡觀其家書亦可知已方圖歸計值汪公去位次年即有南部之權謂非牢籠鬼坐命耶㢘讓姪與球不以私其子子姪不許食精鑿衣羅綺二十上方飲

酒食肉餽送有應受者分給族人勿得私用天子親耕皇后親蚕圖書貯書樓嚴立戒約我家不力耕蚕者以不孝論家長聊誌耕耘以為一家勸家教須嚴家長所屬或未盡善亦當委曲聽從有抗拒師長者會衆在大宗祠前戒飭其

自敘曰卒性任真悻戾偏執固亦有之但謙亦遒亮大抵殊質天縱壯猷夙成腹笥百氏而品藻無差氣凌萬夫而淵沉莫測松皐薦詞更得其真剛正不阿忠直有識志守　祖宗成法力

排後學頹風惜乎志大而用未盡位隆而功未
顯雖由公遜榮寵而不居亦以蒙譏忌而難用
實則天之所以全公也人有持虞敦者適市入
莫之奇濤巧無益之物則爭覩而競售之何昔
物固售於有識人亦貴於通時即公見用未必
能成其志良賈備諸貨賄以善藏也鏞鏄未尋
而發鯀鎗雜之聲究然栒虡以體設而用未豈
也韓昌黎送廖道人嘆嶺南瑰瑋奇偉之氣不
鍾於人而鍾於物一或有之又出於異端方外

之徒公乃鍾山川間氣而生者也使昌黎見之必不為一黃冠與嘆矣公蓋繼張曲江之後者也曲江既相不能免於李林甫之猜忌功業弗究識者大以為憾公之踪跡殆類之矣獨西樵方獻夫得時行道克全始終而迂岡倫文叔父子雖魁一省魁天下官止四五品而已善乎涇野呂柟之贊及右溪倫以諒之叙曰抱康濟之才探經史之秘淵乎其無窮確乎其有執當其志循敬求有容於大學兼不倚於中庸而不能

自己者乎明敏之識弘博之學峭崛之氣昌大之才出其緒餘而為椎辯痛切時弊指摘瑕垢發揚震厲舉天下而鼓舞之如利刃出硎光芒炫怵其鋒不可當又如大河廣漠一瀉千里沛然莫之能禦用以孤忠直節受知　當宁推於權奸而不動憎於衆口而不惑倫叙尤為切當子出毋多所生九男六女男與璞次與瑕進士知慈谿縣酌取鄉士大夫之言而為善政有父風乃今被論何也又次珉琦璎貢士璒瑋內琙

琨早卒女長適同邑舉人陳萬次增城湛淶之
餘婚嫁多不棄寒舊萬父原慈友瓔妻父甘學
乃貧交人有謂仍須考命書者公言志定即命
從白山倫以訓之言也自七月染留連疾漸身
腫而溺難自疑夢兆不祥手不能作字遣人代
筆報鄉惟欲以家訓保家恨兩兒遠去不得口
授欲言惟曰死斯已矣惜不千百歲耶予聞其
疾革約御醫王琠候問王曰尚可藥但會辱吾
家革吾弟監生蘖知不效誰任其咎議用生脉散

未決旁中火多令人氣微予遣其家僕移出公
輿而張目旁視口稱天地間道理五字至次日
不起矣公生成化丁未四月二十一日迨癸年僅
五十四志成讀之不惟不能詳其事且不能似
其人尚慮冢人之疑司馬文正公在元豐二年
得見文忠公薾爲孫待制墓志猶恐如世俗虛
飾以取悅其子孫數日前有奇遇知非過慮矣
提學副使馮惟訥過予家時方爲公作志文將
脫稿鄙性作文不論長短只一筆出成有人衡

斷則閑筆須待再有興方為之雞來自念此文
又不知更待何時喜其惠公文集一部正可為
助但文之大勢已定增益不多平日為文不但
一筆且不甚改竄見集中與瑕與珉兩兄弟與
洗主事辯書正予之事也特明著之洗之日程
錄中有謂公惡南部胡員外考察當首黜之以
其同知温州時不跪羅峯且以法繩其家至北
京備述惡狀於予予稔其賢慮其中禍亟陞山
東僉事不三年再陞叅議胡亦見幾乞休兩見

弟辯曰黜百官者南吏部都察院也于時屬官
正得人堂上雖中之亦不能胡而果賢先君雖
不改北亦可無事脫使有言烏從聞之堂中麓
有報書曰文敏入京他事未及首詆胡耶李一
文選郎中耳尚書不有許松皐耶不告之堂上
偏告之司屬李乃已丑進士先君不樂為舉主
而執弟子禮甚恭豈有不聽其言而反還其秩
耶慮其中禍遷之遂無禍耶已亥秋先君自南
之北至庚子十月七日捐館胡且僉事一年矣

若三年陸藩叅則歲當壬寅而先君墓有宿草
矣餘組樓遲畏讒遁邪胡不貌羅峰子殊未聞
恐微此歸罪而已身後則凌辱不可當鄉人多
快之而公則甚惜之如周御史奏詞皆出夏相
予曾為其夫人用行在印覆本而羅峯辯詞未
及上殁矣彼得時者只知報復私讐今已身誅
家破而園中奇石且被讐者取之盡矣他勿論
也公不忍坐觀以一疏慰其靈以一書教其子
不得已則同西樵聞於 上公亦有書寄予稿

今尚在止言待張之薄并未言胡之悪陞在書
前乃遼東非美遷也相見更無一言及之公之
下獄被讐於汪冢宰皆羅峰主之也不惟不計
死且護之真能以古道處人已之間者也雖千
百人毀之難以掩蔽其高明同鄉至戚一時誤
聞之語何足深較耶銘曰洛生不屑於牟利
而能孝於其親議禮不恤於違衆而能忠於其
君制行不拘於小節而能修於其身為學不專
於工辭而能昌於其文敷政不憚於矯俗而能

宜於其民垂訓不主於從寬而能傳諸其子與
孫譬則藥用攻擊味尚酸辛亦足以速濟飢渴
而出之起沉淪其得君也蓋千載而一時其在世
也眞歷代而一人其德業見之者有同朝之臣
感之者有同鄉之親聞之者遐陬僻壤之所均
存之者國史野記之所陳惜之者又以為當時
過於退讓卒不得掌王言而秉國鈞葬後光陰
有如逝水生前聲跡不逐飛塵銘辭纍舉素履
鐵筆深刻玄碑萬里今酬宿諾千年傳頌無垠

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北泉藍公墓志

銘

嘉靖乙卯正月已酉北泉藍公卒生在成化丁酉二月乙亥文人多不壽年至七十九者自古為難卒時神氣不亂口占詩一首聲律不減未病時自名之曰泉翁絶筆葬於是年十二月壬寅祔于資善公　賜兆之左二子即世未及志銘其墓已托樂安李愚谷舜臣李又感疾不能執筆每對其子冀息有負年家情誰若得李中

檇代作吾死無憾死亦敬李文後果如其言藍孫知之托其表兄劉三禮至予舍拜懇且傳恩谷對予之語云云予欣然許諾但索原事狀不可得三禮走京師謁其丈張考功巽言為狀值將内考乃撥冗應之不負其遠意予與公雖同鄉東西相去七百里又素未之面惟有神交夢卜簡札徃來而已雖慕其才未能詳其履直據狀而塞其請以慰公及太僕公於地下云公諱田字王甫號北泉原昌邑昇山人遷於即墨祖琢

從元世祖有功授武義將軍捴領監軍後有千百户漕運把捴防禦陰陽勸課教諭等官入我朝而尤盛曾祖福盛祖銅俱累贈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曾祖妣于王丘三氏祖妣于氏俱累贈太淑人父章號大勞山翁成化甲辰進士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終南京刑部右侍郎進階資善大夫母徐氏累封太淑人以成化丁酉二月乙亥夢大星降于庭寤而生公見者偉其貌聞者壯其聲懸穎不但童輩不及雖同學冠者五

六人亦皆出其下七歲善記誦能詩對從資善公於京師福山孫內翰珪以長對難之不待思索句奇絕而字的確已又從寓婺源吳江陳中丞元吉時猶未第因受學於其門聞教即書紳難題不窘筆計年不過十二三耳見者已許其為國器學士程篁墩敏政試以梅花賦援筆立就程乃嘆曰吾舉神童日亦不能過此子南直隸督學司馬御史亮屢命陪諸生糊名試之不出一等歸而試於山東沈提學鍾奇其文以為不類少

年語或記誦舊作不可知三覆試之始信而大
喜批其卷云不期即墨之鄉而產藍田之玉由
是名重齊魯隨薦鄉書年纔十六登弘治壬子
科也入太學不悞學規以其餘日從師於李西
涯東陽楊邃庵一清楊石齋廷和取友於楊升
菴慎劉松石天和張伎陵鳳翔不惟文筆縱横
而國體亦通達矣資善公以忤閹瑾繫獄謫判
撫州又值宸濠之叛公周旋其間年方三十有
二以憂勞而鬚髮半白及瑾誅而濠平資善陞

陜西僉事鬚髮復如故後資善以三品考滿例應廕子或嫡孫公乃讓於弟因既不私其身又不私其子每病塲屋之文日趨於浮靡曰此晚宋之文妖經賊也若止齋論繩尺論策學衍義壁水群英之類誠如李崆峒所謂其氣萎以索其辭刻以峭以是知公言雖激然而亦不為過矣今則四書經義固不及往日渾厚雄偉而透貼精細亦非往日所能及可惜二三塲熟爛鬆懈直書舊套不惟不似晚宋較之弘正嘉靖初

年更覺不及猶幸公不及見見則不平之氣不知又將何如矣當時所作之文果是高古蔵鋒鍔不露圭角奮然以変時習為巳任因而不合於主司每一下第輙改一經久而五經俱遍矣士子不得第者必以之借口才學如藍田馬理尚且空歸吾輩後何愧恨耶及馬公第而公猶脫落文乃俯就時格至嘉靖癸未會試與鄰號舍者戲曰此戀障吾坐其中揔二十三日矣倘仍不見録從此癈書不讀亦不由他途出仕旣

而揭曉列名廷試二甲進士次年選授河南道
監察御史適值大禮議起疏凡七上不合
聖心又同群臣伏　闕痛哭詔獄翌日廷杖幾
殆呻吟枕蓆月餘始出而視事得時權要嘶上
十二事多拂輿情公乃條論之以為不可因其
議禮是而事事皆是也給事中陳洸已陞僉事
恋內不欲外補乃阿附驟進一二大臣仍以舊
銜叅劾白巖喬冢宰字石譚汪宗伯俊各去位
洸留補左給事衆論不平公復上疏論救并以

知縣刊列洗之不法事情曰辯寃錄者附入疏
中下刑部尚書趙清溪鑑按其事悉實覆奏得
知擬巡視西城望重如山事決如流不止游食
躡足而豪貴亦潛踪矣資善閒居足可度日公
猶分俸養之以樂其心乙酉巡按陜西資善先
曾巡撫其地有平亂安民功德漢中固城金縣
皆立生祠公取道瞻拜復修其舊政致其邊務
所當興革者十餘疏　上皆可之至莊浪卒遇
醜虜入寇指授方略虜乃宵遁追斬首級甚多

西人謠曰一按一撫一子一父虜不犯邊民得安堵自負有為地方方望其大有所為豈意資善在家病逝訃聞即至境外候交代畢奔而抵家治喪致哀而中禮觀者大悅聞者稱善執政欲為洗報復無由乃窮索所上累疏巧詆中之將執下錦衣獄西橋劉太常欽及數相知多方解說止擬本省會勘迴奏為民遂作可止軒於後圃游衍誦讀其中口談不及官事足跡不入公門縉紳有造其廬者懇請始一出見否則托

疾辭之萊州劉英為寧州守寄其囊篋人無知者赴任舉家沉於江公召其從弟還之封識如故歷下同年周秀居官清苦歿後家貧乃携其子養而教之見在即墨為庠生以儒學地狹櫺星門壞遂捐金廣其地而易以石門兼建啓聖祠三楹歲歉生者給粟死者給棺無葬所者出負郭田二十畝募工聚葬者幾千人且為文以祭之受性勤學老而彌篤能作大小楷篆隸尤工善談性命與世務耳聞者如傾化日面領者如

坐春風同石來山劉山泉諸君作海岱會於青州雖數百里外有時親至有時走使領詩題詩未有過期不就者兩京臺諫山東撫按閣部大臣前後薦者二十餘疏竟不獲用止得遇恩詔冠帶閒住而已薦辭雖多就中蔡都御史經胡都御史纘宗李御史復初許太宰讚為能得其真而槩其素如曰學博而才優氣剛而志銳智德望更重於時才識有裨於政又曰文行無慚於上世聲光有益於東萊又曰義氣振揚

於臺憲清風表正乎鄉閭若寄以撫治之任侍
從之司必能教養保障啓沃論思此其大略餘
固不及詳書云早發先萎乃理之常厚積薄施
則數勝而理之變也公發之早而積之厚顧乃
先萎而不得厚有所施不惟東方惜之四方亦
罔不惜之深咎夫一二大臣不能休休有容也
東人會試中第八名者往往任久而官尊如單
縣泰紘儀州張海曹縣亀求通是已奈何公獨以御史終
其身然其皂囊奏而奸諛落膽白簡飛而臺閣

生風有埋輪横劍之雄持戟避驄之烈內外震
肅如倚亶而山嶽動揺則肅思謙矣至於老成
持重務存大體非若新進之士賣直生事沽名
塞責者雖一御史終身而多歷年所薦登顯要
者爲能及哉配范氏同邑人提舉志女生於成
化丙申十二月戊戌卒於正徳巳巳十一月乙
酉年三十二繼劉氏陝西邠州人少保戶部尚
書聡之孫女生於弘治癸丑十一月巳未卒於
嘉靖癸卯七月乙丑年五十一各有賢徳載在

別傳志中長子桂孫衛學生次子史孫國子生女長適青州太保劉文和孫參議澄甫子士雲次適萊州太保毛文簡孫太僕卿渠子迯太又次尚幼思紹思繼思續其三孫男各許名家子者則三孫女也所著有北泉集東歸唱和集白齋表話隨筆續筆奏疏五十餘條并纂修資善四朝恩命錄南征題稿行稿西巡題稿八陣圖俱藏於家銘曰亢直而與世相左可不謂賢耶老其才而大其用公何為獨不然耶得志一時名

流百世二者果孰後而孰前耶行人瞻拜其下依依而不忍去者非真御史長眠不起之阡耶

亡妹盧氏婦墓志銘

諺謂生男如狼猶恐其羊生女如鼠猶恐其虎蓋言男貴剛而女德則在善柔耳予李族多此德而妹則其尤長也生於正德丁卯正月二十八日至庚午緑原先大夫舉於鄉時予九歲而妹則四歲矣鹿鳴宴花幣在祖村已分散毋太

宜人乃取府縣所得者歸其子女嬉於外戶隣里過者靡不歆羨以為父母兄弟夫婦子女俱全而又中鄉舉士允新舉者但有子女求婚姻者日紛於其門此世俗常態予已問名得張宜人有求妹者先大夫每笑而却之但聲言於相知者是盧克敬之子當請於父母而許之以其為窓友尚淹滯學宫貧而莫肯婚其子者人獨先大夫不棄舊嫌貧事多類此盧聞之喜而遂媒遂結為婚姻云庚辰先大夫棄背家貧幾即

如廬母嘗為農事一年有七八月在鄉村姊乃
造廚為朝夕饔飧奉其兄養其二妹餘力則精
針指組紃細至而絲棄織作夜以繼日膏火炯
然不息刀尺鏗然有聲而機杼則咿軋徹聽也
終歲勤勞母又時脫簪珥以給日用妹猶蔬食布
衣僅足療饑而禦寒一日偶見枕頂綉鞋女賈攜
之而出工巧炫麗以為他家物何以至此妹言
吾所手製將鬻之以救燃眉之急予聞之慘懷
涵淚不能已人家積女工以待嫁而為粧奩今

友以貧而輕棄之乎他年予或讀書有成幸勿
璫忘今日妹年二十始嫁于盧門婿名應龍尚
孩兒不能作生意翁又自學官黜而為吏覲姑
已逝繼則吝嗇細人也舊宅已屬他人近田亦
菲若至矣薄衾不煖敝竈常寒予家雖有補助
不過借貸於人豈能救其不足與不給哉嘉靖
戊子予亦舉於鄉花幣則以為第三妹出嫁之
需妹惟恐其不學晝夜裁剪紉刺無惰容無忌
心及予連舉進士俸入有餘而盧家亦漸裕矣

妹乃病瘰癧纍纍結領下方書言多氣少血之
屢屢難調治赤脉貫瞳人者一綫一歲死數綫
數歲死妹乃有一二綫予為户部主事在倉舍
收受兌運糧斛見一斗級半項瘡痕已愈詢之
乃一老醫傳以奇方遂以方藥專一力馳寄未
至而妹已先七時則壬辰十一月十一日也得
年二十有六傳語與予勿以親人不在而薄其
家恨不得終事其翁與其夫至難訣別者則母
太宜人也此外更無言葬於是年月十七日演

武塲之東祖塋之次婦主中饋事不外傳在生
前則然亡今年久不補作一志不惟命溘朝露
而又名没秋草矣妹生男不育止一女嫁同邑
李䓍今生三子是爲妹之外孫云謹效粱鴻五
噫歌爲之銘曰幼而喪其父噫嫁而喪其姑噫
貧而鬻其居噫死而先其夫噫生而不能育其
孤噫

亡妹袁氏婦墓志銘

中麓子有三妹適袁氏者則其第三者也凡長

而得男女後再不孕者謂之老生老生人所鍾
愛故曰尤憐季子者父母之情也三妹生時父
年四十六母年四十一故其憐愛之情倍於二
姊有如得一男云妹素柔嘉孝敬婉順端貞言
動遲重視聽專一固由姆訓亦本天成未齔而
習女工及笄而知婦道嫁時年十六即能和其
內而持其家衣泉殷富舅姑又皆善人也妹一
入門事事委之綜理當其心常對所親喜而祝
之曰新婦賢吾老夫妻無以爲報但願他日生

男娶婦亦即賢如新婦足矣居常視不凝眸笑
不露齒坐不當閾行不褰裳非造飯不至廚非
歸寧不出戶至於檢括米鹽薪水置頓筐籠簏
櫳莫不有法一錢尺布不私而周恤單寒則不
惜費然曹大家作女訓惟以飭躬淑行為先而
他事咸後焉妹蓋舉其大不遺其細矣在家中
見其中麓兄讀書從旁質問史傳默記入其室
繙閱冊籍濡染筆墨稍能通其大義每對其夫
即以冷字疑事難之夫名思艾者以學博弟子

貿輸粟為國子生同妹攜其子上京寓於中麓
兄旅邸踰兩年監事歷事俱畢於嘉靖十七年
正月復同妹攜其子東歸抵家不半月而病作
母及舅姑延醫調藥禱神禳斗病勢愈增又聞
其子被火燒腫肌膚妹情感傷即於二月初二
日長逝十八日葬在城北女郎山之陽未逝之數
日前已不能卧坐而待斃屬後事甚詳大較亦
如長妹而善視其子語意尤為諄切長妹貧而
無嗣三妹則富而子且孫矣年各不永妹則往

世二十有三視長妹更短三年子名仁齒今巳
壯為庠生先娶張氏繼呂氏張乃同邑世族呂
則自高陵徙武定乃涇野亞卿之近族云生子
尚幼乃呂氏出也夫後授官蒲州吏目此則妹
不及見其家事蕭索亦不及見矣妹以蕙性蘭
姿享年不得如松堅柏實正當青年弱質早伴
衰草寒烟予徃徃為他人作志銘而手足骨肉顧
可無述哉銘曰人惟無德而有咎神之報速不
可得而宥也妹乃有德而無壽命之理微不可

得而究也雖無壽而有後是亦因德而猶有佑
也人命不常人生難又葬已二十餘年非得志
銘追述其舊誰復知為女中之賢閨中之秀也

南頓巡檢古泉王君合葬墓誌銘

古泉巡檢王君者妻父也予妻姊妹五人君其
長次適同邑秀才徐慎獨三未許聘四許聘張
金子五許媽玠子不以予年長道遠嫁其長女
主之者其父母及女弟然擇可而從之君雖未
明言力主實則其本意耳予妻而下并其子婚

嫁悉由已云子聘信奉臣女雖鄒平人居相近
君曾兩官善地所餘俸貲周散親知罷歸不能
治其田廬依子北村頓其家有言地曠居淺夜
須嚴防者君自言吾貧但不至饑寒誰謂盜不
過五女之門庸何憂兄弟鮮而姊妹多姊適高
希儒妹一適李士忠俱同邑人一適李東山武
定州人居齊東君稟性善良處人和易不染機
巧近習純有敦朴古風嘗觀前輩敦朴不止服
食居處㫖至臺省猶未有號如嘉靖丙戌己丑

進士猶以字行後則號盛而迷其名字下至黎
庶廝隸皆有之如今年未四十者更復稱翁君
素無號相知者強以古泉加之君亦從俗勉而
受之間有呼之者率羞應之也父諱臣字朝卿
仕猴港驛丞善於職迄今稱於人母呂氏知縣
珙之女狀元涇野公之姪女也祖佐字汝輔通
州吏目再任平定州陞昌黎縣主簿祖母李氏
曾祖盛字守增為鄉賓受高年爵曾祖母趙氏
盛父廷禮廷禮父得住得住贅於徐氏冒其姓

至盛始復而為王六世積德蓋一脉相傳云世以善人為佛出則居華藏世界死則歸西天極樂國鄉人以此欣羨王氏雖未必然足知其素孚人心矣事君以終者再繼娶馬氏生一子三女乃策之女命布政使應祥之孫女也生嫁徐者繼娶萬氏父名遠濟南府人贈父客齋東愛其女不輕字也知王族之賢而王子之才也姝一請而聽爲不惟有驚人之色而且有過人之德時年十六能結五飯而針黹織作雖非所

長在女輩中亦鮮有及之者至於溫慧婉娩事
上使下不惟女輩不及雖老婦自謂當年亦遠
讓之耳生於嘉靖壬午九月十五日卒於嘉靖
丁未五月二十三日得年二十六生子妻者則
首娶同邑朱禄之女而副使舜民之姪女也植
性柔嘉秉心貞一裁製組紃精巧無倫炊爨烹
調美香可飽有事不憚勞無事則端坐貌清麗
而髮鮮濃行輕穩而語遲重孝而且敬翁姑相
愛如女夫婦相處如賓嫁時十八為婦十年因

骨痛作梗以嘉靖丁酉正月十七日卒於京邸
舉家如失手足王君自悼無可與語腹心生在
正德辛未十一月初四日及卒得年二十七王
君之生年則正德庚午月則十一日則初十幼
而讀書可成乃未成棄去爲吏於膠州不生事
不傷人日用皆自其家辦送給歲勤勞不少懈
私橐無餘錢公廨無長物惟隨身𧝂衣糊口粗
糧而已實歷一考而二考則援例撥京倉讃典
勤勞一如州吏時携其女居學房巷前予以主

事嘗太倉每過而見之豈知十年後君即予丈
而女即予妻也省祭又十年後始選而爲定海
縣廣安倉副使生子即以定海爲小名及入小
學乃名爲王任云淅去山東四千里南北風氣
不同聲音亦異君獨能宜於其地而和於其人
出納平明勾算精審以丁毋憂廻籍塟如禮而
祭如在固由予相之亦本君能之也服闋以前
任收糧及數陞河南南頓廵檢司廵檢既屬項
城兼屬陳州責望者衆應酬爲難君既不失其

心又不失其職批單如常例收課矣往年守鈇六月方得管事不久又以父憂去任矣君嘗誇於相知者曰官雖卑末可免鰥曠之罪前任惟平收稅糧斛面不敢欺公後任雖譏察越渡關津不敢害衆蓬孫禮愈熟而敬愈至不待予相而予之相之固自有不容已者服再闋而絶宦情耕耘收穫在村落凡歷三時惟冬居市城稍得邀客為樂或慱而角采色於五六奕而布動靜於方圓然賦稅急斂舡馬重差愁緒多端而

惕懷無幾産由之廢疾因以成予嘗勸其莫若戀祖業賤亦售之近章城置一莊所予為補助或可度日遂走關中探其親議鬻莊事聞邊報半途還月餘感傷爽目閉口不能言乃自遠莊移而之近使於醫藥醫藥竟無所施其功忽張目數言後時時索水飲餘皆不省也三世惟一子病皆不能言亦不克見其子君則子得守之雖未囑後事猶勝於悄不聞聲者矣時則端陽之次日年則嘉靖之癸亥也在世年止五十四

二妻原葬塋今將與君同穴而虛一椁地以待
馬氏塋地在齊東城西塋期在甲子三月二十二
日得疾在油里莊殯殮在臨淄居二者皆其存
日所曾攝予之沃饒產業也自始結親抵今十
六年矣奄見其家舉三喪爲流光易度人命無
常豈不重可傷哉君姓王名貢字來猷世爲齊
東縣人生平大節孝敬仁廉四字庶幾盡之而
細行偏長則固不及備書然亦不必備書云銘
曰天之道好還兮人之道難全兮生之道如絃

兮恬（云直如絃又人之生也直）死之道多窳兮吁嗟王君之
賢兮乃不永其年兮瘞於祖阡兮既美且堅兮
百世其不遷兮

醒齋开處士墓誌銘

嗚呼世後而籍繁豈不信然哉前輩有名位者
銘旌之外更無餘物今雖卑微者往往身亡而
墓誌出人事日趨於文人情日流於偽安得歆
從先進者挽而上之哉某兼开生蛟又從予遊
間嘗以其父墓文懇請於予素止知田間一處

士覽狀始悉其為有恒善人也恒善不常有於世況賢德之家可比古之傳陵崔氏鹿門龐公崔龐雖非仕宦而其事尚光照史冊此豈可不文耶开姓不能詳其始傳聞洪武初有自淮止蠡者今汝南陽庄殘碑猶存父老以為开千戶墓是也碑載至正七年字餘皆磨滅不可讀意自金元已家於此嗣後因亂轉徙而南及武明則又自南而北也名开四者實始遷之祖生子茂先茂先生子政有隱德為鄉飲上賓政生

第四子宗宗生第十子瑯字朝郡號醒齋是為處士處士生六歲喪其母父以兄弟間已有在學者供億為難又家口衆多雖處士聰慧過人竟不遑之讀書甫十六歲即分爨分後即能自立孝出天性養親雖無異物必致其潔但有餘必請所與父卒兄以異母搆怨牽連處士訟於控臺乃以其事力白顧勿傷骨肉情從令改過不失善良舊名上官乃如言批紅狀永為執照生平只此一次入官府後則絕跡矣嘗恨少時

不曾從師乃自以其意日事問學父之有獨得者及生子蛟即口授書而身自率之外傅必得名士内交必擇良友七科不第不以為憂雖一擢上第亦必不喜志在遺之一經經明不啻足矣況將來尚不可限量耶繼娶王氏嘗語人曰娶少女存非本心但再婚之婦多妬且使子乃毋失節若每以賢繼母及前子孝後母致事反覆曉諭之用能懽其心與親生子母不殊心雖剛方而禮則謙下未嘗與人有一言相犯受

人之托必竭其力許人之物務踐其言善訓里中子弟遇諸途皆立而竢其過或邀而從之遊或預燕集座客必視其辭色以為去留或值鬪爭怒者但開其勸說即時解散友有郭姓者携家貲至贏貲盡家無所寄將為自縊之計處士即備裝厚其歸且戒之謹守歸而家業復振抵今德之不忘壬子歲饑加以厲疫人多流亡處士乃出粟和藥以救濟之賴之生存者不計其數晚年酷好漢書通鑑吳越春秋岳武穆等傳

雖甚兄亦不忍釋手縣大夫以德行可作鄉賓
如其祖每鄉飲敦請不肯赴至再至三乃始往
就來席婚嫁不論貧富惟人家善良及子女相
當者則允且許之壬戌仲冬覺病作嘆曰吾三
十年不病今陡病可慮也求善藥延名醫竟無
寸效至癸亥仲春強起焚香拜天已乃扶行門
外與坐郊遊戀戀若不可再得者旋入室廬命
其子書遺訓神氣不減未病時淹漸至五月三
十日移居正寢問塋地則曰依祖勿效爾伯擅

誰也問其期則曰貴速勿效鄉人必得也語畢乃長往生在弘治戊午季冬二十七日享年六十矣葬在甲子二月十七日祖塋之側為期稍遲以事不得已非敢有違治命也塋在城南十五里汶水之陰群峯拱秀一水環流堪輿家以為藏風聚氣之地無踰於此墓皆首坤而趾艮處士娶李氏婦德母儀兼而有之生丈夫子三人長郎紋邑庠廩生娶耿氏次蟾增廣生娶陳氏又次蝴繼娶王氏生女長適田蘭次適方

向義又次適鄒魯再[illegible]陶春芳其二而尚幼
者亦繼出也孫男二長如瑚聘吳氏次如璉聘
王氏孫女四長適魏太[illegible]次許聘蘇希舜其二
則亦幼而尚未有所許其婦父女翁太半邑庠
生接有德而隱曰處若處士則允稱其名矣而
樂善樂道人之善[illegible]行始終不渝則尤處士之
德也銘曰孔子有言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
見有恒者斯可矣今有有恒如开善人誌銘在
所不容已矣覽者不以為為門人私辱則大幸矣

豫作鄉賓西野袁翁墓誌銘

中麓子友于西野翁四十餘年矣識面在正德末年定交在嘉靖初年因詞曲而識面因契合而定交西野翁長中麓子十五歲中麓子嘗以兄事之西野翁則以中麓子生乎吾後其聞道也先乎吾不敢以兄自居盖詞曲乃西野翁倡之而中麓子繼之其了悟獨早邑人悮謂在師友間其實乃兄弟行而西野翁則首功也其情愛有出厚友之上者西野翁歷股毒瘡積久勢

似難支預囑為之誌銘近世達人多不諱死往往出生殯先期為送終文中麓子嘆流光之易如逝水而傷老友之將即重泉也不忍違其意勉強作此應之且念人有病况者覩友勸其造棺木衡獻多愈者西野翁積德壽不止此或遇良方平復當為之慶八十而祝全福今文亦不徒作以俟他日納之基中墓在女郎山下依其父兄父諱珩以　賜進士歷官府同知兄公昇以鄉進士擢官府通判弟軒晃亦　賜進士曾

知河間府獨遷埜山之東一門除員外郎郎中
並府堂三員俱備矣西野翁姓袁行在第四初
名泰改名崇晃居在城西自號西野鄉人或稱
其前名或稱其後名而曰西野曰詞人袁四者
則無長少皆同也祖原冀州人移寓章丘袁氏
而地俱有名而在章丘則累世宦族也母王氏隨
父之任陝西生西野翁於龍口店長而談吐猶
是西音父宦久而厭罷歸僅足度日前日後或
不能庇其諸子臨終又慮族有強者必受凌侮

已而諸子能撑持門戶有出乎所慮之外者矣
西野翁少時為小買善慶時宜可以養贍其母
及娶王氏繼娶張氏皆勤儉能相其夫有室有
家雖無餘貲然亦不至大窘雖治生勤勞猶有
餘力為蹴鞠棊酒遊樂差賦獨累以身任之諸
兄弟無一顧者以其行高且多相知官不之苦
吏不敢欺兩三次里正重役談笑處之詞氣唐
介死哭之過哀卧疾幾一年多方服藥起被人
盜去五耕牛獲之憐其貧而釋之隣有恃財力

者惡其不減價賣地樹五十株苗二三畝一夕
遣人伐而剷之俱盡西野翁畧不介懷惟云自
有神鑒徐竢天定耳未久而財力者神天報之
矣不諂媚不驕貪可言則言可行則行無所顧
避至其通達世務酌量人情雖長老自以爲弗
如也邑人多有倚兄弟官勢成家者西野翁峭
拔不少資藉獨以買且兼農展約爲豐廣村田
置城策衆推爲鄉飲正賓而尊高與鄉大夫筭
雅善金元詞自視高出一世外客有謗詞相詰

者中麓子黙書可否於紙上待西野翁品定不

但一字不差雖百試亦不差矣其作燈謎及知

燈謎亦自謂一世無出其右中麓子編集古今

謎多就而正之中間取其所作不下十數條子

可畏先亡女長適王承安瀋司吏次適王采子

女俱張氏出孫守成大成自成風扣其生成化丁

未四月初五日年今七十八卒莝日以待他年

填註父嘗稱其有福術士嘗稱其有壽今果然

矣所著有拾閒野意春遊詞及西野樂府見者

爭歌之未見者力索之中麓子實賛其爲古之
眞隱與遺直今之識事而知音無嫌於重出再
及之庶幾乎盡其爲人之實云銘曰輪祖膺膺
瞿瞿作急上之農調雅句工綽綽爲詞人之宗
性剛有容侃侃乃義士之雄竭誠秉公凛凛有
父兄之風將來娃與妻同得排屹屹高三尺之
封而窅窅穿九泉之宫者耶

聽選官高君合葬墓誌銘

世有恃財而撒傲其鄉者壽且七八十歲使善

人或因是而有息心然天道洪廓不必拘拘於
一事一時有報在目前者有報在身後者予觀
高君始信其然矣高君年方盛而早卒子多而
才女多而善孫及孫女并外孫由一身而出者
三十餘人亦云盛矣詎非報善之一驗歟高君
諱龍字濟時系自冀州徙章曰欽者乃始徙之
祖也曰仁與曰伯闖曰謙曰溥歷四世而富甲
一邑溥生龍爲國子生龍即君父君生質厚重
處事坦夷面粉白而兼豪鬍眉目朗秀頭顱圓

濶治家如有不及愛人猶恐有傷此自其成德之後言之也若其童子時則温然如出璞之玉父殁君方十四歲人或以孤弱慮之即能查考帳歴點檢貨財應綏應急人情事務悉得其當雖門下𨚫賈亦且相戒曰宜各出一片公心毋勿以少年易視之弱冠輸金爲吏部知印例應即選念其家政無人整理給引作聽選名目者二十餘年名日高而心愈淡不貲日盛而用不奢惟任事則毅然不辭濟人則惠然不恡族人貧

者賴之給薪水鄉人貧者賴之舉烟爨縣尹委脩學宫詳愼公平用能稱尹意而服人心工甫完而君告病藥弗效而君告終長子應璋年亦十四歲時則天似已定今則人定勝之矣子煢而勢岌岌乎有劉賢配能顧後躋前居中制外孝其庶姑無異於嫡長恩其二妾有同手婦姒盖姑性沉僻少喜容乃曲為承順得其心君年三十即勸納妾以祈生育而妾竟無所出劉氏同邑處士名祥長女貧家也君喪其妻張氏

邑人有女年相當者多屬望焉媒妁持命帖者日接踵於門君獨以劉賢而不厭其貧果然生得內助歿無後憂家計歲增於舊子女日見其長侍君之疾兩月不知其劳居君之喪三年不輟其泣調視子女眠食體悉僕婢辛勤盖晝夜不息心力俱瘁矣遺三子次第援例遊國學廣見聞又遣長子選授上林苑監録事待時陞遷兾得封贈恩典不意其遽歿於官毋因痛傷成疾或愈或作乃於嘉靖癸亥五月二十二日卒

生則弘治己未十月十二日得年六十五君生
於弘治庚戌十月三十日卒於嘉靖癸巳十月
初五日得年四十四合葬在嘉靖甲子十一月
初三日子三長應璋官見前娶弭氏次應琨監
生娶謝氏繼顧氏又繼孟氏次應珂監生娶馮
氏繼張氏女四一適縣吏賈佃二適監生華來
鯉三適瀋吏張學孔四適庠生夏尚禹孫三長
士庠生娶馮氏琨出次才娶謝氏璋出次人娶
謝氏珂出孫女六璋出著四庠生王九德張旋

吉庠生楊壽甫及𡢃氏子其婿也死出者一許
楊氏子珂出者一常幼曾孫男二雲標雲標鳴
孚高君生於富而長於富劉賢配嫁於富而生
於貧一當幼年喪父之難一當中年喪夫之難
當前難若不墮其基當後難者丕振其緒母子
相依而為命夫婦因財而積德宜其事業豐隆
而子孫繁衍也不然則天道茫茫或因以怠善
人之心矣十餘年來差無一定費出百端三子
析居後支撐門户似無餘力然一微必一興人

定勝天之說終不可誣云文後他無可及者乃稪申前意而爲之銘曰莫謂天高福乃自招莫恃家饒各乃自消高門將徹而喬後笑而先號咄嚳之地無肥磽人力齊而可望全苗至是始知天道非遙而報應益昭矣

煤客劉祥墓誌銘

燕市煤客劉祥死子鄰不遠千里衝寒馳至中麓山中述其父遺言拜請墓文曰祥生也愚自知無足述錄人言死者但得李文免墮地獄今

亦不敢過望全篇素嘗㨿愛只書其鄉貫姓名
及生死月日足矣予乃笑而謂之曰果欲如此
直書人皆能之何必中麓山人何勞遠詣山中
耶予忖度之是亦好名之心耳煤客姓劉名祥
無字生平不以文稱不以才稱不以辯稱不以
椎贄尚氣稱而不染浮華不知機巧則其長也
客有坐久索雙陸碁局者俱無之真乃山林之
叟似非輦轂之人日以貿煤爲業每遇雨雪連
綿丙山煤不能來則以本而獲數倍之利其與

士夫或白送或受半直因煤出其門下如窑戶
然予因餞客避雨於其家後遂往來數次非利
其煤也歲月微茫不復記其事矣忽見其子突
臨令人驚訝以為亦有如此類相訪者乃旁境
所不到也煤客雖好客然面頰皴黑積煤當滿
院落其席榻屢拂猶自點染人衣及出酒食則
甚豐潔以其妻劉氏之賢耳隣里每挾其同姓
為婚將鬧之於官即以煤求免隨隣里之強弱
而為煤之多寡劉死繼徐氏聽其間言遂出其子

後以他事感觸遂為父子如初祖居韓嬰村遷居宣武門外大街南父素無名止稱劉二漢子無字而父無名愈見其朴煤客壯年多男老止存其一名都者是已女一徐出嫁為隣舍李渠妻生則弘治庚戌七月望日死則嘉靖甲子十月朔日卜葬十一月廿一日猶未之定以待文完乃克事事茔在西山之下煤窑之旁茔已三世矣都辰至而乍吉行文不可若是其幾也予雖嘆其不知時務以其父分而不倉皇懇切遂

援筆立授此文且從而告之曰據汝舉止文去或不能刻石置之墓中聊以酬舊交而盡此心耳尚其勉力使文不徒作遠不徒行則萬幸云

銘曰煌煌帝都惟民所止熙熙治世惟民樂只劉生其間安平老死千里求文好事乃爾無善可稱無瑕可指所惜者信其後妻逐其前子幸而感悟克全終始固雖志而銘之如彼猶不能隱而諱之若此

中憲大夫思州府知府梧岡王君墓誌銘

嘗觀姑蘇王行編集誌銘舉例凡十有三事曰諱曰字曰姓氏曰鄉邑而行治歷履卒壽妻子葬日葬地各以其次謂之曰正例然有錯綜而書之者則隨時應變也王君原以平實之人謹遵正例而為一平實之文曰君諱儀鳳字應和號梧岡姓王氏遠祖徙自薊州世為章丘縣人祖海父玨賈為良賈商為巨商以其輕利而深藏用是重於其鄉君從學於族兄王道見許於提學江公嘉靖乙酉舉鄉試前列試錄刻其禮

經文四次會試不第毋因謂之曰第進士汝之志而亦吾之望也但吾年老後日恐汝官而吾䰟矣遂遵命以戊戌授真定府通判管倒馬龍泉西關前此管關者率與武弁通賄往往敗其官君至亦有以常例餽送者君即斥出之聖駕南行有司多以俟供應護護者或竭民脂膏以浪費因而竊取者君方署印定州區畫衆務咸得其宜兼能節恤財力迄無廢事衆亦不知其為難事也陽平山等縣感其有調度之才稱

其無周章之失真定馬知縣存日以妻姪郭姓爲嗣身後子不肖而家將破一糊塗縣官爲之三分其財産其母與妻又各以族中壯男子過爲之子上司批右覆斷子俱逐出而妻姪則量與一小庄田家事仍以其母主之委查保定倉糧歳久不支因而浥爛過多若坐罪老人斗級則枉之甚矣乃以腐米雜土充數免戍七八人他查盤者不問有無侵盗一槩問罪以示其公觀此亦當知姚矣治民得所治軍得宜從而繕

器械練士卒脩邊垣巨細畢舉陸巡撫王樊桂錢及二陳共六巡按各薦其賢以不次進士出仕本為養親遂迎至任所備極孝敬一畢公事即奉侍左右不入私室壬寅秩滿贈父為承德郎封母為太安人推陞定州知州即同母之任州地廣民饒前守亦多以賄敗母因教之曰貪後繼之以廉其節愈著君曰生平義當受者猶自過為辭遜而敢枉法圖利乎於是旌善懲惡舉廢蘇疲省里甲分外之需酌送迎適中之節

則治雖當孔道而事簡有如僻地矣薦之者有
丁酉兩巡撫殷裴兩巡按而薦辭比之往時尤
美乙亥二陞順慶府同知以道遠不能奉母同往
將辭任歸田母乃止之曰近則赴而遠則辭臣
子道當如是耶無論叨饗大夫祿爵雖 勅命
恩亦圖報難盡遂涕淚別母星馳上任值西番
不靖 朝廷數遣大將征討未服祇因松潘險
遠糧運難通以致師出無功耳撫按自相謂曰
此事惟王同知可辦以其在此有名豈有在南

而不勝任者乎遂以督糧事總委之君至江油緝歷訪知舊弊乃官取羨餘責放大戶以貧民充作總領糧竟難完今則原封銀兩使之自分餘則悉任民得之又以大戶作總領民無督責之勞糧無不足之患矣吏有告以官銀十扣其一自來如此民得對半已出望外況十分之一乎君即杖其人而遂之曰大凡猾吏陷官害民惟先以利誘之中其誘則售其奸何所不至竟以糧餘充餉䝉 欽賞銀幣省元王纘宗被盜

聞盜中有一童子聲音捕者誤以節兒爲盜幼童不勝刑逼妄招同盜三十人斃於獄者十餘人矣按臺疑其枉屬君一問果皆非盜死者已矣釋者尚有十六七人有中書索汝賢者持改字勅書稱說封王乘傳沿途騷擾君獨疑而執之巡按憚不肯行以其假作嚴内閣門下人也府有樊檢校新自中書改官原未嘗見有此人蹤上果詐僞者竟抵於法陞任思州府知府思領四長官司地連曲洞居接重山乃東南雄勝

之地而蠻夷雜處之所也曩時苗民作梗曾破
城殺人而舊守李允簡遇害順人多勸君弗就
者獨忠齋任考功促之往曰君乃利器也不遇
盤根錯節何以別焉至則殘傷之後血尸尚未
移出急命人一一葬埋虜去男女以銀贖田經
歷盧會男尚篪吏趙士朝妻此則記其名者也
餘不能悉舉所費皆預支俸銀及多方湊置者
也舊有支應銀一分每日五錢首即罷之官塘
鱗族繁殖禁民不許擅取乃弛其禁與民共之

二事迄今襲以為常黃道司長官劉本為苗所
殺子名一朝貧不能襲職助之俸貲二十金都
素長官司苗民逯顯名父不服節制聞君至即
携妻子投府應差黃道長官司犵狫黃顯昌自
弘治以來不遵王化今亦携妻子迓君於途施
溪長官司長官劉士奇在杆子坪貧困十七年
矣君隨巡按梅峰陳效古至鎮遠府士奇聞之
不遠四百里接見陳公喜曰久叛土官感化歸
順若此足徵太守之賢矣以民治民亦以民治

夷久之夷化而民安有稱其撫凋殘之小郡聯
屬迩移繕傾圮之孤城全憑保障者非溢美也
丙辰朝覲無考滿例經三薦以上者給 誥命
君已有七薦矣加贈父中憲大夫母封太恭人
覲畢取道過家堅不復出毋又勉之曰幸得勅
命又得誥命勅當報而誥不當報耶君乃含悽
束裝徘徊顧戀久而後長行抵舊治則有兩事
難處 欽取辰砂千斤急不能辦惟宣慰安萬
全所蓄甚多衆畏其勢未敢有見之者方伯高

公卿曰須勞王太守一行萬全聞之鞴金鞍馬二十對率戎服萬人出迎四十里拱立道左其禮甚恭至公所言及貢砂事初則支吾不肯與繼則執辯不當與君言此朝廷御用非比他事所居何人之官參致上怒則無官而家不可保况所藏餘物耶萬全語塞出砂三百其多半百計搜索竟如其數臨行萬全以珍異餽送力却之夷人服其廉而當道嘉其能烏撒軍民府知府女官奈祿恃強違法一方受其殘害罪

在唆擬之人欲遣官曉諭當時有願棄官而不
敢領命者陳巡方遲疑不得其人一見君即屬
之知其素有才能兼負膽略但去府甚遠與雲
南接境輕則取辱重則取禍君則相機而往土
官同知遠侯祿鄭迎而不肯庭参以禮制折衆
辯獲數日而後以屬下禮見見則令凶夷無算
露刃門外試探君不為動特出大言以震之曰
爾若不悟有害於吾吾死有高名贈官廕子爾
雖衆勇且富何能勝三宣尉人兵耶三十二頭

自有殺爾者以其官官之祿乃色變心服卒取
罪人監候廻見陳公行文薄治其罪地方底定
無敢有刼殺侵擾者矣又以功蒙 欽賜銀兩
忽得母故檄報痛不欲存初意不欲來此恐抱
無涯之恨也今果然矣噬臍何及叅議劉一岩
有不能奪情借寇為一方痛惜之辭川貴兩廣
不但表鄒宿董四廵按及張廵撫之薦而總督
馮張之薦極其稱許歸而葬依古禮祭有餘哀
周恤宗親教訓子弟皆 其分内事而異姓更

多利賴之者忠於他人之謀而自爲則尤得其
當語不妄發交無苟合一言以蔽之曰真實乎
易君子人也雖負剛氣以有養不輕宣露已未
以外考就閒君素與人無私禮當事者祇以舉
行而至金紫可止矣不知其未試之才進士途
亦鮮有及之者九月中風左手足初覺不仁或
愈或作至乙丑正月五日卒生於弘治庚申十
月二十日享年六十六娶劉氏贈安人加贈恭
人鐸之女繼呂氏封安人加封恭人應璟之女

子酉朴德府禮生娶知縣謝九敘女枝庠生
娶監生周鶴鳴女繼監生郭子亨女劉出也梓
庠生娶知縣求潔女櫝娶引禮舍人張師皐女
女一適同知張應吉子庠生大則呂出也孫男
六朴出者三時熙娶長史司吏高應奎女時觀
聘庠生康逢吉女時習尚幼梓出者三時雨聘
監生謝庭芝女時敏聘舉人李可畏女時穆尚
幼孫女五朴出者一適張三才棟出者三長許
聘引禮楊遜子壯甫次許聘監生謝庭詔子孔

與又次許聘庠生劉節亨子紹科梓出者一尚幼瑩在隆慶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城西南祖瑩相近新卜吉兆銘曰得佐而樹予功氣吐長虹棄官而歸於農高舉冥鴻起廢而録厥忠將應非熊後多而家更隆有若屯蜂深穴而崇其封相彼來龍一疾而命以終孰不惜此君子之人而士林之雄耶

對峯相貢士墓誌銘

人士有來自博興者往往稱其邑人相貢士之

才未暇知其名及字號其三子托其二庠友蓋
洙胡田持潘揖所述事狀問誌銘於中麓子潛
亦庠友也中麓子以未同難言却之繼捺一覩
其狀則向嘗聞其人而未知其名及字號若也
至是始知其名煜字文煥號對峯恐孤其遠來
之意兼不忍拂近交之情破戒再為勒金石之
文過此將為焚筆硯之舉近有同邑劉正郎卒
於官未知以墓誌委及否及則又當償一文債
矣蓋劉素相厚不敢豫為絶辭以待之而魏東

皐父子則交深而近同鄉井者也三子亦以書浼其轉懇誌內因述之又以見不終郤之由云

相氏莫詳其所自出但聞上世有以刺史任東方者遂家於博高祖均顯曾祖鑽祖克諱亦有可以仕者俱廿於隱父桐與其從兄樞齊名樞舉進士為少叅桐仍隱而如其先世遣子即貢士也性敏而勤學有以充其敏文高而譽記有以助其文為庠生即知名於庠也省試即知名於省乃不售於有司竟循次而為歲貢不惟人

同情之自亦不意其止於斯也士有宜舉而貢
者開口每矜其能其友謔之曰孟子有云人知
之亦貢貢人不知亦貢貢或言乃囂字有四口
非貢字也友乃大笑曰雖百口只是一貢況四
口耶人貴有其實耳不在出身資格也平定舉
人白金根不得舉進士有解之者曰更有有學
而不得中舉者常州歲貢陳籌根不得中鄉舉
又有解之者曰更有有學而不得歲貢者後各
考部元一為司務一為通判而相貢士未及膺

一命之榮祗以儒衣終其身鄉咸服其不駭俗而亦不受變於俗不傲人而亦不苟同於人少年喪父母安氏孀居二弟二妹俱幼有在襁褓者貢士獨能克勤卓立夜同其友書書晝同其兄事事父之古書既徹而家事更繁不但饒於文而且饒於財提學無弗取之者尤為浚川王公所稱許進為廩生嘉靖己酉始充貢出學年五十餘非貢之早者亦非貢之晚者母小恙食飲必其手自親調母大恙藥餌必其口自親嘗

母亡哀痛瘦亭亭止是存皮骨岩岩如不復肉執喪三年足跡不踰戶限忌辰情慘淚垂如其初遊此雖作文者常言然皆其實事也周其族自親從以至再從無有貧乏不堪及婚喪不舉賦稅不輸者有讐不解寃不白者力為勸而伸之其始報訃也親踈長幼無不哭盡哀者足知其得人之多與為人之實矣庚子秋大水泛漲相程村田廬物畜半逢其災同里將就食他方貢士乃市牛出粟以招集安全而德之者迄今

不衰性雖好施而不失之濫行似太峻而能濟以和有倚恃勢豪欺凌黨曲者見貢士則茫然自失婿年三十無嗣即勸其女爲之納妾且助之財禮有賈生以教書爲業積百餘金寄不去券別不携歸貢士乃追還之歷事有正雜之分正則歷期遠而選期近雜則歷期近而選期遠有勸其認正歷而急進取者貢士以有母在堂久缺侍養竟以雜歷畢事遄歸後謁選數次上京未得取選友以捐銀買官速而且美教之者

貢士嘆曰吾年雖長寧乆候聽其自至若如此
之為則先以貪吏自限矣可耻孰甚焉遂促裝
還家不數月而疾作矣嘉靖丙寅二月二十九
乃其不起之辰弘治丙辰十月十四乃其始降
之日也享年古希而踰其一配張氏有女才婦
德可繼貢士教子理其家垣藩輸其三子之名
巡撿納級候選經歷與夫庠生則三子發身之
途而王言張國俊吕印則其三女之婿也王庠
生張監生孫女適蓋栗者亦庠生也病危無他

言惟云此一點心雖未遂却不使之有愧予因
斷之曰惟其無愧斯爲可貴矣功名之心又安
論其遂不遂耶塟以是年九月十五日城西祖
塋因近城屢欲遷塟以戀其祖不忍舍去銘曰
遠祖始塟於斯近祖繼塟於斯厥考同塟於斯
君塟亦因而相隨幼而學於塾師長而學於校
師貢而學於國師君學無往而不宜然其學有
出乎師之外而塟不出乎城之西行近乎古而
交者敬之墓近乎城而過者式之所恃以不朽

者又不專在此文辭矣

奉議大夫南京户部郎中貞菴劉君墓誌

銘

章人由棗強徙居者十常有九劉氏自其祖義與衆同徙家于城北張林鎮在鎮生子仁美仁美生子仲英仲英生二子長曰時生子滄滄生子欒舉進士官至運使次曰誠任涉縣知縣誠生子澍舉鄉試任鞏縣知縣迄今科目相望皆其子孫也澍年甲子一周矣始生第四子東字

思周號貞菴少子人所憐愛況得之於老年兼
且頴異由是坐卧抱置不離膝下與懷中口授
之書甫九歲四書毛詩朗誦不忘或指一二字
與之認者不識為何字以其未見書冊云耳又
五年則聖經子史殆將遍矣邑人遂有劉書箱
之稱一入邑庠聲名即著父乃喜曰吾一生刻
苦讀書不能得列名進士在縣未久罷歸天其
報我以是子耶我雖教之學業有次序然師資
不患其多還使姪曾賴我成就即以此子付之

必盡心教之以相酬荅矧其時文順暢可起發人耶然素所成就不止運使如京山侯崔侃屏元及姪棠從孫坦與培棠進士歷官行太僕少卿坦培鄉舉各官府同知知縣其他弟子不及悉舉也人觀為企齋先生勤教能說書善寫大字是以慕而稱之若此貞菴君既多良燃友又有賢父兄未冠即為廩生提學儀封王公歲考一次第二名一次第一名新鄭高公亦一次第二一次第一敎諭武功李朝綱學規整肅試士嚴

明學月考獨賞其文見其能背誦經書又升堂
迎送上司風雨不輟嘆曰其文若是其孰若是
又其勤若是不魁東省吾不信也壬午鄉試企
齋知其文知其不中乙酉知其不遺其成人之
多得非以其論文之精而知人之明乎九月十
四至家企齋於十八日病卒雖未終享其祿養
幸得親見其為文魁先是巡按三河張公內試
君及長清李良亟許其 武宗巡狩家得謁已
而同良中式君名在第十二而劉趙師民勸

講箴表以為不亞先試之作父年八十四君年
二十四父得子之晚子成名之早若中遲二十
日歸遲五日俱不得見矣其所以報答人者捷
於影響懸於機織天其有意湊合之也然遵古
禮參以時宜其喪儐主喪等事則皆與予商確
行之者也孝其母賈氏真能聚百順而竭一心
出告反面禀命後行猶其細者耳授徒如其父
而運使遣其二子希杜希稷從之其囑言如前
已有兩故事矣希稷得其力獨多今為廩生矣

時而發其已成如康廸吉以進士而仕知府楊
勲以歲貢而作分教於書無所不覽自六經之
外惟愛漢書文選左傳史記國語唐文粹宋文
鑑元文類　皇明文衡以及周程張朱語録蓋
親手校之終身誦之也六書雖小學之事世儒
忽畧不講久矣君獨精反切以審其音攷邊旁
以正其體而字學漸興承訛襲舛者一變而之
古矣借人書冊以時納還或有破損即爲補綴
蓋遵顏氏家訓也鄒平陳解元借文百篇長山

許致政携文三十篇一則數日抄送一則一夜抄完此其善書且勤士子鮮有及之者或問知小試及三場題即熟誦出處及上下文尚記嘉靖丁酉順天鄉試　朝廷得題旨遣問内閣堯舜周孔之道見何書閣臣不能應弘治間傳旨問龍生九子俚得劉吏部績程學士敏政知之如君之傳記以之備顧問可也其讀書法最精且尊几上只置一冊讀熟方易之書架不淆亂雖昏夜可探手取有敬其苦學以羨錦魄之

者即以奉母亟呼縫人裁製母曰此錦鮮麗當
衣汝婦君曰婦少年日後何衣不得着其委曲
供事於此一端亦可槩見云設教至嚴門徒雖
冠而鬚者不貸撻夏楚乚巳母病月餘竟不起侍
湯藥備棺斂勞心苦體用力殫財自是人子常
事而憂瘁幾不能生雖孝子亦或難之巳晉一
子一女不一月俱喪子名二江巳娶張雲鵬女
女巳適鄒平長史孫文瀛子蕃初自以會試久
不得第漸萌就選之心親友乘機勸之毅然赴

部考居第一遂除工部司務事過而不留感慼
而不懲此素嘗譏戲司廳者也時值盛脩　攢
殿工役雜沓錢物浩繁雖司務亦不比往日安
閑君於文移出納無不經心竭力辛酉陞南京
戶部江西司員外郎過家祭掃墳墓墍其第三
女乃許聘大司馬少溪謝公長男名庭菊者粧
奩備而將嫁矣一疾至此財賦出於東南而收
支由於戶部江西司則又事最冗者也君則籌
筴出入各有規程侵漁之弊革之殆盡癸亥陞

本部貴州司郎中此雖簡司因缺員外又堂上
因其才事多委之用是不下他司之繁其劄委
監管收放烏龍江陰府軍羽林復成橋等衛倉
糧幾五十萬石管銀庫收放過銀數十萬兩其
帶理後湖冊籍兼攝雲南司印俱有成效司務
曾三六年考滿郎中則九年總考體貌端莊操
持恪慎文學足以飾治而政務有條才識足以
防奸而出納惟允此本堂考語而性資純篤器
識老成學充而應務有餘任久而持身益勵乃

都院與吏部考稱云云也退公且有餘力教授
十餘人講書改課每至夜分寓北日與鄱陽姜
內翰為鄰常潛聽其讀書聲謂其門人湊溪董
文寀曰世鮮有居官好學如劉子者後董尹吾
章如其有書籍之號對衆嘆曰姜公之言宜其
然矣乙丑五月在南奉迎 景靈儀衛官僚供
用護送軍士糗糧屬君兒支匆卒困頓之餘晚
宿野寺猶取所挾書讀之前此入場之後下第
之初皆其讀書之時他可知已倭逼留京糧餉

是急以有備因而無恐事不專君而君亦有助焉屢欲辭官以捧於親留友止未遂高尚之心計時將陞內則京卿外則府守又以司務考滿止封本身未得恩及父母願少需之已而病作不可救矣生平好書積書最多每向夫人索錢還書客恐惜其多耗言醵禮及他使用其疾也坐緝書冒風是始也以書博官其終也以書致疾先是冒風若屢矣旋復得愈今則年長又皆瘡之餘氣血已耗如之何可起也得疾三日後

婿高鳳竹至相守十三日為二月十九日卒夫其年丙寅扣其生年六十又五蓋弘治壬戌十一月初一日也鳳竹乃大同通判運之子身為監生家本富饒出門不易况遠在二千里非天啓其行為之料理後事孚所尤賴者龍岡張公方為臺卿以其為屬官且同縣人也凡百加厚不然喪且不能歸矣槩論其素口無妄語身無惰行自為諸生以至宦成而此心未嘗少放人有以事托者必畢力圖之不成不已日常勤勵

遇事果決處族人有恩接鄉人盡禮不但書有
書程雖細微應酬事務途路遠近風雨皆有筆
記歲不止數冊二子不永三女止存其一即嫁
鳳竹者其不舉進士負其才其不育子嗣負其
德然文足不朽行更可傳女賢身後亦可代子
生全泉下更可見親希稷亦予門人也感其叔
氏教詔覆庇之情將加小功而為朞年之服事
狀乃其所述狀未得而文半就柩未至而文先
成衆親議擬葬於今年十一月初四日以待其夫

人韓氏詳定塋在縣城之北郎山之南銘曰治生拮据譬彼蜘蛛上下其軀姪孫雖殊譬彼慈烏均飼群雛志氣方舒譬彼龍駒騰踏亨衢屢欲歸歟譬彼飛鳧浮泛清渠嗜好最酷譬彼蠹魚老死於書歸塟靈輿譬彼夜狐田野是居日月云祖譬彼騶虞仁名其永不渝手

承德郎吏部稽勲司主事南湖李子墓誌

銘

南湖李子原寧波府人父暹以寧夏衛軍生中

鄉舉知觀城縣事致仕移家于壽張縣故浙江
陝西山東人皆與之認鄉里祖政曾祖誠二祖
以上遷徙無常不可考李子幼為奇童長為傑
士使其不登仕途將為俠客無疑也聳身獨步
肆口雄談不惟同時少年憚之雖長老亦屈行
輩禮貌之矣從學於諫大夫石川殷雲霄殷乃
文人兼講道學自喜曾得此子增重門墻孔子
謂得子路而後惡言不入於耳復讀書至此乃
始大笑而深信之同學者皆讓其不可企及雖

愚泉陳守愚亦拱手讓之矣後出仕同朝而陳亦為諫大夫如其師云江提學潮將試科舉風聲凜凜士多畏懼李子獨大言試必居首極其稱賞期以春秋魁元蓋會索各方上等文讀之自度不相上下預知如此非大言不慚者倫也嘉靖壬午果以春秋魁多士已丑第進士出知開封之杞縣縣稱富庶李子以強幹之材治之有餘力而視之猶歉然若不足自臨縣較之似不越而四民喜其決斷以為嚴父母而貞神明

積衰極敝之後非有風力者不能振也王巡按
遣人密訪各地方兇惡遣者透漏消息誆騙貨
財至杞則刑責解送遂觸其怒而拼其心朝覲
考語定以其才可用而不可去民心欲去而不
欲留錢穀易完訟辭日簡如決癰而體快攻邪
而神安民何嘗有欲去之心哉其得才力不及
名色不但以此市虎成於三人惡之者共五人
爲王布政潮無事鎖其該吏來者妄作威福需
索太多遂稟請徐巡撫讃得其實將其人充戍

開封守顧鐸右所過輒與之二鬳外無餘物歎
假以公事責之賴同年趙鯤極力勸解免然背
後譖言則不可免矣兩司唆祁副使鶴過杞能
責孝知縣方是豪傑及自杞廻省言之二司才
子不可責又其人氣魄最大責之必不伏寧貪
吾言勿洩吾威也張少參使者直衝其輿不少
廻避垂治而猶縶之獄且不出迎張遂盛怒驅
前路夫馬不入縣而他去改調河順人稱其屈
而自以為宜以其功名之念輕又知其獲罪於

人不罷官則為幸矣和順人聞其在杞能摧折
強梁又曾挫抑鄉大夫邊彥駱是以未政而先
服祗任而即治查盤推官行牌言辭張大費牌
者又甚倨傲因杖而遣之推官遍告上司與按
雅重李子各預為之地傳言來則先見撫臺與
藩臬司長然後及本院進院則命與闔知縣倬
作詩先成而闔尚未措一辭前事一言不及只
云詩稿次日同闔呈來其先見者亦無別辭勉
以作官及戒性氣而已推官聞之氣怒幾至減

性未久又以才力有餘調安邑人有戚之者曰
君其猶龍乎怒小怒大不可定拘龍性無慾君
已似之矣龍能沛甘雨君獨無效之者義譏其
過刻而進之以寬也至則練愈久事愈熟而氣
亦平矣安民德之雖深而畏之亦甚除初任連
次任三年考滿稱職推陞戶部主事管倉君能革
夙弊餉邊吏有羨銀向與程郎中旦忿爭今與
邊郎情投語合氣平又可見其一端云以薦者
言改吏部稽勳司主事其所求擬者謗與諫垣

余孃國上疏才力不及之人寅緣吏調美秩豈知人才有升降過失許改悔乃一槩取必非所以廣賢路而拔淹滯也梁滄蓉弗几山非才力不及者耶後乃俱任尚書內閣夏桂洲素惡其直遂罷褫其職方在病中漸加沉重以至不復起矣是在辛丑三月三十日念其生前曾以誌文見托今二十餘年尚然未葬予將嚴戒不復作文此則宿諾不可不應閟其子燦不能承家家破棲於別所妻王氏依其女度日女嫁魯府

將畢原許粱舉人之子因其中衰而毀前盟㘯
王辰冢人李科俱以失庇貧困追憶往日富盛
有同一夢李子輕財如其父生財則不逮敬人
如其兄濟人則兄不逮遠矣善詩能文博學强
記自發貧不媿於其師出臺入省貴爵高官終身
有媿於其友要之在有其具耳君子視之何媿
之有先娶張氏别有誌狀此不以及少年狂志
以將相事業可在舉足唾手之間然金紫竟未
加其身未選前一夕夢有人貽之三禹字者杞

乃禹後河順安邑俱有禹跡謂非數耶數本一
定雖高才亦不能移予素不信壽與命因叙其
事而附及之又予素以善記稱今事中如推官
數人不能悉其姓名得非聰明不及往日耶然
孟子猶云其三人則予志之事有無甚干涉者
似又不必一一詳備也李子名棣字植卿號南
湖母劉氏生於弘治乙卯四月十三日卒年四
十七無論他長其善歌南北詞自函山天民劉
副使之外士夫中無能繼其聲者父嘗愛其義

男孝梅孝子亦隨而厚之不敢忽爲生平過剛使氣不肯小讓於人雖非中道在委靡軟滑之時自是疾風勁草所謂論人於燕趙不當取其慷慨而當取其深沉論人於鄒魯不當取其浮華而當取其忠朴者也孝子未卒之前家內高樓忽自墮聲聞數里乃笑謂觀者曰此可作一大塚吾當藏其下豈惟夢有奇驗而事亦有先兆矣銘曰五行有金金乃器之鋒與鋩五味有辛辛乃藥之桂與薑行善者不恃以爲衛養生者

不可以為常或卒遇強暴病極寒涼非斯二者無以脫禍患而獲安康孝子行礪而方性急而剛是固人不可及而亦人不可當者乎

東皐魏君祭合葬墓誌銘

袁西野王雲峯魏東皐三人者皆中麓子老友也日常相會後以多病會雖簡而情益親偶聚一所西野首言據事勢吾三人將分散不可復矣東皐退而有深憂三人吾獨孱弱長散永分吾其先乎繼而雲峯卒於春西野卒於冬東皐

乃在次年春是爲隆慶改元二月十九日享年七十六視雲峯多一歲視西野少四歲俱可謂之壽而高矣東臯初爲邑庠生勤苦讀書稱於其師周詳屢事取於其友試每優等功名可在唾手間矣校師李朝綱嘗稱東臯與予附學中惟此兩生出色乃小試隷以回首講題悞及東臯督學公一時不及細察卷面批以作𡚁字黜落縣學官爲之力救又悞留他姓及案出無能爲矣懊惱如不欲生先是嘗夢所藏折桂圖爲

予所得遂贈圖以成其夢以田薄差繁非得身役難以影免不得已告充藩吏吏凡自秀才改者他吏目為迂濶書生竊笑擠排不少假借東皐群其中不以為異且相愛厚服其知律例識事體吏誠篤可交耳方伯張心齋楊方城視之如其親子弟隨沈叅議部糧居京邸洸諗其真實托以腹心事事與之商確沈疾沉囑後事鎖鑰匙付之既故未嘗啓其囊篋棺殮之費皆胡於部弁其屬出辦見者泣下作吏鮮有為主如此

脊沇公子至以其所有點檢簿籍交割無有一
錢一物不明若繼沇者乃蔡綦議只因前事重
之後見其行事稍稍知其存心制行不苟云都
院馮本極爲半洲蔡巡撫所倚信臨清庫役每
年侵盜官銀千兩樓管者自相隱默傳授積十
年有萬兩事發將坐以死東皐言據律止是充
戍其黨以三百金求寬東皐云已議定不死矣
既却其金他人有綽烟及撞太歲騙財者足知
其過人遠矣巡按考居第一藩司將改其房以

爲通吏之地東皐以無例并心守舊鄉人稱其有幹才有清操徒其乘時納賄所獲必侈而所損亦不多矣東皐之寧爲此而勿爲彼者蓋公心直道不忍少變兼知貪墨一點終身洗之不淨也爲貪吏廉吏勝似貪吏富吏多矣兩考上京闕擬大同總兵衛當該總兵乃周公尚文廉將而善伺察所屬不敢生事害人東皐體其意愈加勤慎日了數十事而不妄取一錢軍門無不稱述禮貌之者獨不敢干以私及冠帶省祭

還家閭里羨慕猶夫遊宦歸也急公祖綬已事
厚人倫薄世味重交情輕物利此居鄉始終一
致而已無内媿人無異議者也性好着碁觀書
碁後以疾罷着而觀書終其身選期久過不願
出仕有勸之者應以命無官祿但得衣食不缺
足矣一疾三年臥中每見予為他人所作誌文
嘆曰日後中麓念舊亦必有此作但吾無可稱
又身已為吏焉用文之子共每對之云難得名
筆為吾親闡揚其又何辭焉予傳聞而遁告之

曰惟無可稱所以為可稱吏亦人世不可少者
吾鄉張文忠公劉文簡公獨非吏耶若是今日
不起則明日文出繼而予以痰嗽作便兩月後
始操筆去莚期雖遠而踐前言則遲矣生於弘
治壬子六月十二日卒於隆慶丁卯月日具前
東皋魏姓守忠其名蓋臣其字也居東皋村因
以為號原籍東強人曾祖整祖鑑父瑩母華氏
世世長者以是聲於邑中聞於旁郡妻張氏同
邑茂族女也年十八歸來即知婦道于時魏門

富盛處順境而無驕態後家計蕭索處逆境而
無戚容上而事祖舅姑及其姑中而處群叔及
其娣下而御衆婢及其奴或以孝稱或以均稱
或以慈稱内親無間言外親有美譽賦性原儉
柔閑靜貞淑恭勤是以其閫政足法而女訓有
默契焉其篝燈火而勤紡績親厨竈而供賓祭
縫紉燅飱此固婦人常事而精潔有出乎常事
之外者矣與東皐相處老而彌敦不但白首無
間言生於弘治甲寅二月初八日卒於嘉靖庚

申十一月十六日先東皐七年塟於次年二月
初七日城西南新阡東皐兄弟三人妹四人以
其長且才也分居後獨東皐夫婦養其祖父母
及母子二長南克家而先卒娶張氏繼史氏次
北庠生娶劉氏讀書將大發不但能承其家孫
三文化娶庠生李佐女文同娶李氏南出文光
方六歲聘庠生王宥女北出女一適李方伯子
黄中孫女四南出者一聘李遇時子一未聘北
出者一聘監生劉一臣子一聘庠生張汝楠子

總之出於張氏繼李氏長而纔嫁三四年不過
伴老而已疾勢已亟口誦善人爲邦百年不休
厥志可知也將於卒年冬十一月初九日啓張
窆合葬焉槩其生平小心謹畏遠穽猶恐身陷
之畫線將以足蹈之謀人之事甚於已事救人
之難同於已難不因利動不隨吏染蓋忠厚長
者猶其先世云銘曰行全矣亘乎於年志堅矣
終老於田疾綿矣勢難於痊[illegible]歸於阡
誌鎸矣期永於傳